

記

元遺山集



三十二之三十五



~ 16
2700
10



門 16
2700
卷 10

遺田先生集卷第三十二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頤

洲校梓

令旨重修真定廟學記

王以丁未之五月召真定總府參佐張德輝北上德輝既進見王從容問及鎮府廟學今廢興何如德輝為言廟學廢於兵久矣徵收官奉行故事嘗議完復僅立一門而已今正位雖存日以頽圯本路工匠總管趙振玉方營葺之惟不取於官不斂於民故難為功耳於是令旨以振玉德輝合力辦集所不足者具以狀聞德輝奉命而南連率史天澤而下曉然知上意所嚮罔不奔走從事以貲以力迭為伙助實以己酉春二月庀徒葺事黽勉朝夕罅漏者補之衰傾者壯之腐敗

昭和十一年
二月十三日
辨

者新之漫漶者飾之裁正方隅崇峻堂陸廟則爲禮殿爲賢
廡爲經籍祭器之庫爲齋居之所爲牲薦之廚而先聖先師
七十子二十四大儒像設在焉學則爲師資講授之堂爲諸
生結課之室爲藏廢庖福者次焉高明堅整營建合制起敬
起慕於是乎在乃八月落成弦誦洋洋日就問學胄子漸禮
讓之訓人士脩舉選之業文統紹開天意爲可見矣既丁酉
釋菜禮成教官李謙暨諸生合辭屬好問爲記以謹歲月竊
不自揆度以爲仁義禮智出於天性其爲德也四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朋友著於人倫其爲典也五惟其不能自達必待
學政振飾而開牖之使率其典之當然而充其德之所固有
者耳三代皆有學而周爲備其見之經者始於井天下之田
井田之法立而後黨庠遂之教行若鄉射鄉飲酒若春秋合

樂勞農養老尊賢使能攻藝選言之政受成獻馘訊囚之事
無不在又養鄉之俊造者爲之士取鄉大夫之嘗見於施設
而去焉者爲之師德則異之以知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
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心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凡不
足以輔世者無所容也故學成則登之王朝蔽陷畔逃不可
與有言者則撻之識之甚則棄之爲匪民不得齒於天下民
生於其時出入有教動靜有養優柔饜飫於聖賢之化日益
加而不自知所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非過論也或者以
爲井田自戰國以來埽地矣學之制不可得而見之矣天下
之民旣無以教之將待其自化歟竊謂不然天佑下民作之
君師夫豈不欲使之正人心承王道以平治天下口獨厚於
周而薄於世乎由周而爲秦秦又盡壞周制燒詩書以愚黔

首而黔首亦皆從之而愚借耰鋤而德色取箕帚而諍語抵冒殊扞熟爛之極宜莫秦民若也高帝復以馬上得天下其於變狂秦之餘習復隆周之美化亦不暇給矣然而叔孫典禮僅出縣蒞之陋陸賈詩書又皆煨燼之末孰謂斷珞爲璞者乃於不旋踵之頃而得之寬厚化行曠然大變興廉舉孝周暨郡國長吏勸爲之駕者項背相望是則前日所以厚周者今易地而爲漢矣況乎周制雖亾而出於人心者固在惟厭亂所以思治惟順流易於更始始於草創而終之以潤色本末先後還相爲用爲周爲漢同歸於治何詳畧遲速之計邪洪惟大朝受天景命薄海內外罔不臣屬武克剛矣且以文治爲永圖方夏甫定亟思選舉念孤生之不能自存也通經之士悉優復之慮儒業之無以善繼也老成宿德使以次

傳之淡計遠覽所以貽丕顯之謨而啟丕承之烈者蓋如此王府忠國撫民一出聖學比年賓禮故老延見儒生謂六經不可不尙邪說不可不絀王教不得不立而舊染不得不新順攷古道講明政術樂育人材儲蓄治具修大樂之絕業舉太常之墜典其見於恒府廟學者特尊師重道之一耳夫風俗國家之元氣學校王政之大本不塞不流雖有必至癘老扶杖思見德化之成漢來美談見之今日蓋兵興四十年俎豆之事不絕如綫獨吾賢王爲天下倡是可爲天下賀也故樂爲天下書之是年十月朔旦記

東平府新學記

鄆學舊矣宋日在州之天聖倉有講授之所日成德堂者唐故物也王沂公會罷相判州買田二百頃以贍生徒富鄭公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一
三
彌新學記及陳公堯佐府學題榜在焉劉公摯領郡請於朝
得國子監書起稽古閣貯之學門之左有沂公祠祭之位春
秋二仲祭以望日魯兩生泰山孫明復徂來石守道配焉齊
都大名徙學於府署之西南賜書碑石隨之而遷獨大觀八
行碑蔡京題爲聖作者不豫焉齊已廢而鄉國大家如梁公
子美賈公昌朝劉公長言之子孫故在生長見聞不替問學
尊師重道習以成俗泰和以來平章政事壽國張公萬公蕭
國侯公摯參知政事高公霖同出於東阿故鄆學視他郡國
爲取盛如是將百年貞祐之兵始廢焉先相崇進開府之日
首以設學爲事行視故基有興復之漸今嗣侯莅政以爲國
家守成尙文有司當振飭文事以贊久安長治之盛敢不屣
勉朝夕以效萬一方經度之始或言阜昌所遷乃在左獄故

地且逼近闐闐湫隘殊甚非弦誦所宜乃卜府東北隅爽塏
之地而增築之旣以事聞之朝庀徒葺事工力偕作首勦禮
殿堅整高朗視夫邦君之居夫子正南面坐旒被袞鄒克兩
公及十哲列坐而侍章施足徵像設如在次爲賢廊七十子
及二十四大儒繪像具焉至於棲書之閣豆籩之庫堂於齋
館庖涸庭廡故事畢舉而崇飾倍之子弟秀民備舉選而食
廩餼者餘六十人在東序隸教官梁棟孔氏族姓之授章句
者十有五人在西序隸教官王磐署鄉先生康煜儒林祭酒
以主之蓋經始於壬子之六月而落成於乙卯六月初五十
一代孫衍聖公元措嘗仕爲太常卿癸巳之變失爵北歸尋
被詔搜索禮器之散逸者仍訪太常所隸禮直官歌工之屬
備鐘磬之縣歲時閱習以宿儒府參議宋子貞領之故鄆學

視他郡國爲獨異乃八月丁卯侯率僚屬諸生舍菜於新宮
立弁朱衣佩玉舒徐畔落之禮成而饗獻之儀具八音洋洋
復盈於東人之耳四方來觀者皆失喜稱嘆以爲衣冠禮樂
盡在是矣越翼日學之師生合辭謂僕言嚴侯父子崇飾儒
館以布宮聖化承平文物頓還舊觀學必有記以謹歲月幸
吾子文之尸坐示永久僕謝曰老生常談何足以陳之齊魯
諸君之前願以客東諸侯者久猥當授簡之末俎豆之事固
喜聞而樂道之何敢以不敏辭興造之蹟已辱件右之矣竊
不自度量輒以有所感焉者著於篇嗚呼治國治天下者有
二教與刑而已刑所以禁民教所以作新民二者相爲用廢
一不可然而有國則有刑教則有廢有興不能與刑並理有
不可曉者故刑之屬不勝數而賢愚皆知其不可犯教則學

政而已矣去古既遠人不經見知所以爲教者亦鮮矣況能
從政之所導以率於教乎何謂政古者井天下之田黨庠遂
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射鄉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
使能攷藝選賢之政皆在聚士於其中以卿大夫嘗見於設
施而去焉者爲之師教以德以行而盡之以藝淫言詖行詭
怪之術不足以輔世者無所容也士生於斯時揖讓酬酢升
降出入於禮文之間學成則爲卿爲大夫以佐王經邦國雖
未成而不害其能至焉者猶爲士猶作室者之養吾棟也所
以承之庸之者如此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
之而又不從是蔽陷畔逃口口終不可與有言然後棄之爲
匪民不得齒於天下所以威之者又如此學政之壞久矣人
情苦於羈檢而樂於縱恣中道而廢從惡若崩時則爲揣摩

爲捭闔爲鉤距爲牙角爲城府爲筭獲爲谿壑爲龍斷爲捷
徑爲貪墨爲蓋藏爲較固爲乾沒爲面諛爲力詆爲貶駁爲
譏彈爲姍笑爲陵轢爲癡癡爲睚眦爲構作爲操縱爲麾斥
爲劫制爲把持爲絞訐爲妾婦妬爲形聲吹爲崖岸爲階級
爲高亢爲湛靜爲張互爲結納爲勢交爲死黨爲囊橐爲淵
藪爲陽擠爲陰害爲竊發爲公行爲毒螫爲蠱惑爲狐媚爲
狙詐爲鬼幽爲怪魁爲心失位心失位不已合謾疾而爲聖
癡敢爲大言居之不疑始則天地一我既而古今一我小疵
在人縮頸爲危怨譴薰天泰山四維吾術可售無惡不可寧
我負人無人負我從則斯朋違則斯攻我必汝異汝必我同
自我作古孰爲周孔人以伏膺我以發冢凡此皆殺身之學
而未若自附於異端雜家者爲尤甚也居山林木食澗飲以

德言之則雖爲人天師可也以之治世則亂九方皋之相馬
得天機於滅没存亡之間可以爲有道之士而不可以爲天
子之有司今夫緩步闊視以儒自名至於徐行後長者亦易
爲耳乃羞之而不爲竊無根源之言爲不近人情之事索隱
行怪欺世盜名曰此曾顏子思子之學也不識曾顏子思子
之學固如是乎夫動靜交相養是爲弛張之道一張一弛游
息存焉而乃強自矯揉以靜自囚未嘗學而曰絕學不知所
以言而曰忘言靜生忍忍生敢敢生狂縛虎之急一怒故在
宜其流入於申韓而不自知也古有之桀紂之惡止於一時
浮虛之禍烈於洪水夫以小人之中庸欲爲魏晉之易與崇
觀之周禮又何止殺其軀而已乎道統開矣文治興矣若人
者必當戒覆車之轍以適改新之路特私憂過計有不能自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二
已者耳故備述之既以自省且爲無忌憚者之勸侯名澄七歲入小學師名士龍江張某自讀誦至剖析義理者餘十年衍聖必其爲特達之器以其子妻之迄今爲名諸侯二君子有力焉是年九月朔日河東元某記

博州重脩學記

博之廟學當泰和中州倅遼東王遵古元仲之所建元仲有文行道陵謂之昔人君子者也甲申之兵民居被焚州將閻侯義以廟學州宅龍興寺殿土木之麗甲於一州特以兵守之其後廟學獨廢不存今行臺特進公以五十城長東諸侯凡四境之內仙佛之所廬及祠廟之無文者率完復之故學舍亦與焉防禦使荏平石侯青彰德總管兼州事趙侯德用乃以行臺之命葺舊基之餘而新之大正其位又爲從祀之

室於其旁至於講誦之堂休宿之廬齋廚庫殿無不備具經始於某年之某月落成於某年之某月文石既具趙侯請子記之子竊有所感焉博自唐以來爲雄鎮風化則齊魯禮義之舊人物則魯連子華歆駱賓王之所從出在承平時登版藉者餘三十萬家其民號爲良善而易教特喪亂之後不能自還耳雖然豈獨此州然哉先王之時治國治天下以風俗爲元氣庠序黨術無非教太子至於庶人無不學天下之人幼而壯壯而老耳目之所接見思慮之所安習優柔於弦誦之域而饜飫於禮文之地一語之過差一跬步之失容卽振然自以爲小人之歸若犯上若作亂雖驅逼之從吏之誘引之有不可得者矣故以之爲俗則美以之爲政則治以之爲國則安且久理之固然而事之必至者蓋如此嗚呼王政埽

地之日久矣戰國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兩漢斯可矣兩漢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唐以還斯可矣唐以還且不可望況於爲血爲肉之後乎喪亂旣多生聚者無幾蚩蚩之與居俵俵之爲徒亦有教焉不過破梁碎金胡書記詠史而已前世所謂急就章兔園冊者或篇題句讀之不知矣後生所習見者非白晝攫金則禦人於國門之外取箕帚而諛語借耨鋤而德色秦人之抵冒殊扞賈子之所爲太息而流涕者蓋無足訝由是觀之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節亦由冠履上下之定分冠而履之履而冠之非正名百物則倒置之敝無所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必肇脩人紀者出而後有攸敘之望矣况草昧之後道統方開明經者例有復身之賜而此州將佐首以興起學宮爲事士之有志於此道者其喜聞而樂道

之宜如何哉故爲記其興造之始末且以學校之本告之曰有天地有中國其人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其書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其民則士農工賈其教則君令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睦朋友信其治則禮樂刑政紀綱法度生聚教育冠婚喪祭養生送死而無憾庠序黨塾者道之所自出也士者推庠序黨塾所自出之道而致之天下四方者也由是而之焉正名百物肇脩人紀者尙庶幾焉如曰不然則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以是學爲告朔之餼可也

趙州學記

趙州廟學初廢於靖康之兵天會以來郡守趙公某始立廟殿而任公某增築學舍泰和名臣陵川路公元爲門爲廊廡爲講堂土木之功乃備自貞祐南渡河朔喪亂者餘二十年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一
趙爲兵衝焚毀尤甚民居官寺百不存一學生三數輩逃難
狼狽不轉徙山谷則流離於道路廟學之存亦付之無可
奈何而已戶牖既壞瓦木隨徹當路者多武弁漫不加省上
雨旁風日就頽壓識者惜之歲癸卯真定路工匠總管趙侯
慨然以脩復爲事發貲於家雇工於民躬自督視不廢寒暑
裁正方隅崇峻堂陛袤傾者起之腐敗者易之破缺者完之
漫漶者飾之會不期年截然一新若初未嘗毀而又有加焉
者乃八月上丁諸生釋菜如禮衣冠俎豆駸駸乎承平之舊
予過慶源嘗往觀焉問所以經度者郡人高德茂等合辭道
其然且請予記之予以爲學官之廢久矣儒學之士雖有任
其責者亦以爲不急之務矣比歲郡縣稍有以興學爲事者
率有由而然力致勢劫劇甚調度僅能有成怨讟盈路所謂

可爲美觀而不可以夷攷也趙侯不出於強率不入於承望
崇儒嚮道自拔於流俗者如此在於學古之士其喜聞而樂
道之宜何如哉故爲記之且告之曰吾道之在天下未嘗古
今亦未嘗廢興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際百姓日用而
不知大業廣明五季之亂縣絕不施而道固自若也雖然庠
序黨塾先王之所以教後世雖有作者旣不能復有所加亦
豈容少有所損羊存禮存此告朔之餼所以不可廢也夫興
學儒者事也用武之世而責人以儒者之事不可也異時時
可爲力可致而使學宮有鞠爲園蔬之嘆不必以前世趙任
路三使君爲言視今趙侯能不少妮乎侯名振玉龍山人先
節度慶源有良民吏之風其與文士游蓋其素尚云

壽陽縣學記

近代皇統正隆以來學校之制京師有太學國子學縣官餼廩生徒常不下數百人而以祭酒博士助教之等教督之外及陪京總管大尹府節度使鎮防禦州亦置教官生徒多寡則視州鎮大小爲限員幕屬之由左選者率以提舉繫銜刺史州則繫籍生附於京府各有定在外縣則令長司學之成壞與公廨相授受故往往以增築爲功若仕進之路則以詞賦明經取士豫此選者多至公卿達官捷徑所在人爭走之文治旣洽鄉校家塾絃誦之音相聞上黨高平之間士或帶經而鋤有不待風厲而樂爲之者化民成俗概見於此自大安失馭中夏版蕩民居官寺燬爲焦土天造草昧方以弧矢威天下俎豆之事宜有所待也甲辰之春予歸自燕雲道壽陽知有新學往觀焉見其堂廟齋廡若初未嘗毀而又加飾

焉者問所以然諸生合辭曰吾邑舊有廟學元祐中知縣事張不渝實更新之旣乃廢於貞祐甲戌之兵大變之後民無百家之聚縣從事李通李天民者竊有修學之議而病未能也會臺牒下於壬寅之冬課所在學上丁釋菜之典乃得偕令佐暨縣豪傑諸人經度之蓋三年而後有成久欲謁文吾子以紀歲月顧以斗食之役之故而無以自達也予謂二三君言公輩寧不知學校爲大政乎夫風俗國家之元氣而禮義由賢者出學校所在風俗之所在也吾欲塗民耳目尙何事於學如曰如之何使吾民君臣有義而父子有親也夫婦有別而長幼有序也則天下豈有不學而能之者乎古有之有教無類雖在小人尤不可不學也使小人果可以不學則武城之弦歌當不以割雞爲戲言矣予行天下多矣吏姦而

漁吏酷而屠假尺寸之權腴民膏血以自腴者多矣崇祠宇
佞佛老捐所甚愛以求非道之福嘖呻顧盼化瓦礫之場爲
金碧者又不知幾何人也能自拔於流俗崇儒重道如若人
者乎且子所言無以自達者亦過矣興學之事賢相當任之
良民吏當爲之賢相不任良民吏不爲會謂斗食吏不得執
鞭於其後乎使吾不爲記茲學之廢興則已如欲記焉吾知
張不渝之後唯此兩從事而已奚以斗食之薄萬鍾之厚爲
計哉通字彥達縣人天民字仲先上世秀容人其先世皆儒
素云

代冠氏學生脩廟學壁記

冠氏廟學貞祐初知縣事魯仔所增建泰和中主簿折元禮
畫七十二子像喪亂以來民居皆被焚毀而廟學獨存歲乙

未右副元帥趙侯憫其頽圯復爲完補之學之制初亦儉狹
侯就爲料理而作新之意蓋未已也侯崇儒重道出於天性
在軍旅中亦常以文史自隨一府之人若偏裨若府吏皆隨
而化之興學之事特其濫觴耳嗚呼吾邑爲大縣久矣在承
平時登版籍者餘三萬家僑寓之民又倍而三之學校大事
也前後歷數十政非無賢令佐而乃因卑習陋漫不加省百
年以來能崇起之者唯吾侯與魯折三人而已可勝嘆哉某
月日縣學生黃逸民記

葉縣中嶽廟記

河南中鎮所在在所率有祠廟以奉嶽祇葉距崧三百里而
近獨無有也邑門之南百舉武少折而西有地焉直居民之
衝顧望崇顯父老規爲嶽祠舊矣泰和末太原祁人樊道真

始以邑人之意而經度焉地本故堤廢圯已久荆棘瓦礫蛇
鼯所舍樊身執畚鍤治蕪穢實以版築百日而廟基成邑
之人知其堅固可任也乃羣起而助之賁鄉豪張祐孫寧秦
商人党珪爲之倡廟旣成邗人有以白石爲中天像欲輦而
北者道真請而事焉予嘗謂小人之情畏之而有不義恥之
而有不仁威之而有不懲獨於事神若有所做焉何邪徼福
於方來逃罪於已然百求而百不可得然終不以百不可得
而廢其所以求也富貴光榮壽考繁昌人旣有以求諸神忠
信孝弟廉讓篤實神亦有以望於人吾嘗見夫世俗之所以
事神者矣崇祠宇嚴像設剖羊豕具儀衛巫覡倡優雜然而
前拜跪甚勞迎送甚勤求神之所以望於人者無有也陰害
賊詐刮利次骨利之所在無復天理公噬潛搏難得是期內

人於溝不恤也血人於牙不屢也志得而意滿則曰我求於
神神報我者如是也故搏噬愈獲報謝愈豐禱求愈奢香火
未收而陰害賊詐之心已怫然於胸中矣此直蛇神牛鬼之
所不忍臨而謂岳祇之聰明正直者而臨之乎記有之雖有
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謂小人之不可以事神不可也
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好是正直介以景福謂神之可欺尤不
可也嗚呼神有固然三尺童子所能知而人有不能知者特
溺於貪而不能自還耳惜乎莫有以三尺童子之所知者而
告之也癸未之夏予過昆陽進士韋仲安道樊之意欲得吾
文以記其經營之始故爲書之且告以福不可徼禍不可逃
也如是庶幾來者有所做焉

扁鵲廟記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一 三
扁鵲隨俗爲變過咸陽爲無辜醫邯鄲爲帶下醫洛陽爲耳目痺醫蓋嘗至周其有廟於此則不可攷也廟再以元豐八年成里之人事之惟謹病者必來以藥請杯案間有得香炷埃煤若丸劑然者吞之病良愈閭里間相傳以爲神斗酒彘肩禱謝日豐積習既久莫有能正之者鄉豪張乙居其旁葺而新之土木有加焉正大元年之八月也自扁鵲飲上池水三十日而知物其事固以祕怪而不常故虛荒誕幻被於未流千百年後而未止也雖然耳目之所不接故常理之所不拘神膏傳創靈丸起廢見於傳記者多矣又安可必其果無有哉故嘗謂扁鵲至人也自言其方可以解肌裂皮浹脈結筋滌浣腸胃漱滌五藏鍊精而易形矣至於世之陰忌賊詐貪饕攫拾心魂斲喪若醉若狂憊然而不能自還者百千爲

羣日相過乎前爲扁鵲者獨不能隨俗爲變鍊精而易形使之爲平直安舒廉讓潔清之人乎若夫疾病則禱聖人所不廢誠以感神祭則受福冥冥之間當有陰相者益亦無以靈丸神膏爲也此之不爲區區之香炷埃煤自夸於閭巷細民之間以爲神嗚呼其亦兒童劇而已矣豈世之所望於扁鵲而扁鵲之所以爲扁鵲者哉

長慶泉新廟記

鄧之西百里而遠是爲內鄉之東鄙有山焉岡巒起伏與浙酈諸山絡脈相屬而爲之殿其麓二泉灌田千畝有奇泉之上
上有龍祠耆舊以爲禱之有雨暘之應旁近之民有以飲羊牛浣裙裾者泉輒匯而遷焉考之辨方無所知名俚俗所稱訛謬失實且不雅馴今以其地名之長慶泉正大丁亥予承

乏是邑夏五月赤旱近百日凡縣境之名湫無慮數十所奔走禱祠卒無感通道路嗷嗷無望來秋有以此泉爲言者予率父老詣焉幣祝甫登雲氣四合車轍未旋而澍雨浹明年里之民作新廟於泉之西南且以紀其事爲請夫龍之靈固也然古人之於禱祠不幸而不見荅自咎而已幸而應焉則亦不敢以爲功今也不德其何以致然將適與雨會歟影響之報蓋不如是之捷也天之恩與威令龍實尸之油然而雲殷然而雷不崇朝而雨天下利於物者豐則享諸已者厚道家所言恍惚之外神龍之所居瑤宮瓊室萬舞在庭金支翠蕤紛蔽輝映雖首出萬物奉以四海九州有不足進焉者山夫谷民乃以一畝之宮牲不揜豆而祠之豈度德審功報稱之道哉聞之天卽神神卽人人卽天名三而誠則一東鄰之

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凡以恃吾誠而已不然所持者狹所求者奢彼乘雲氣而游天地之間是區區者寧足以留其一盼邪正大己丑九月日

三皇堂記

老子職柱下史閭人代之久其述伏犧神農黃帝氏以來有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之論邵康節因之亦謂皇與帝爲千萬世之人其次第蓋如此自三墳爲吾夫子所刪三聖人者與天同功乃無德業可攷見醫家者流謂神農一日嘗七十毒與岐黃至真大要三墳書特止於此今其論故在本於大道之說而究乎生死之際然於二聖人所以仁後世者纔土苴耳太原醫師趙國器謂吾業當有所本也卽其家起大屋立三聖人像事之以歷代名醫岐伯而下凡十人侑

其坐棟宇既備像設既嚴介於太谷李進之請子爲記始子甚難之以謂天地不仁芻狗萬物聖人躋民仁壽之域民物安逸若道自然雖莫知所謝可也或曰有萬世之利者享萬世之報亢倉楚所居年穀豐穰物無疵癘其鄉之人且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況與天地同功者乎雖報本反始非閭巷所得專而泝流窮源或旦暮如有遇祖而祀之其誰曰不然夫趙子世於方伎餘百有五十年矣守之以恆業用之以戒心謂一毒妄攻五兵莫慘耿耿自信臨之以神明吾知是家於人之命爲甚重矣是可記也於是乎書之國器名天用今爲惠民局直長壕工張天秀國器之子履道知讀書異時當以儒素自拔於流俗云己酉初吉新興元某記

崔府君廟記

唐崔子玉府君祠在所有之或謂之亞岳或謂之顯應王者皆莫知其所從來府君定平太宗時爲長子令有惠愛之風本道採訪使與長子尉劉內行弗備且有贓賕之鄙時縣有名虎府君謂二人者宜當之已而果然及一孝子爲所食乃以牒攝虎至使服罪一縣以爲神而廟事之世所傳蓋如此廟之在陽平者有年矣貞祐之兵燒毀幾盡東平副元帥趙侯以其父之志爲完復之其成也侯命予以歲月記故爲書之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此不爲小德小善者言漢丞相忠武侯之歿蜀人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祭之道陌上言事者或謂可聽於成都立之安樂公不從習隆向充拜章言巷祭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若盡順人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止可令其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二
近墓爲之所親以時設祭故吏欲奉祀者皆限至廟斷其私
祀以從正禮於是始從之爲廟於沔陽從是觀之漢人於忠
武侯其難之也如是況其下者乎且夫郡縣之良吏而食一
方見於今者多矣然卓茂則止於密魯仲康則止於中牟朱
邑則止於桐鄉召父杜母則止於南陽蓋未有由百里之邑
達之天下四方如府君之祠之侈者也高門之蕩然廣殿之
渠然袞冕之巍然侍衛之肅然雖五帝之尊且雄無以進使
其止於爲土木偶焉斯可矣或有物焉則將疾走遠引逃避
之不暇矧敢馮几負屐以當天下四方臣僕之敬乎嗚呼祀
典之壞久矣惟祀典壞而後徹淫祠之政學喪亂以來天綱
弛而地維絕人心所存唯有逃禍徼福者在耳惟逃禍徼福
者在故兇悍毒詐有時而熄若曰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

爲詔爾所敬非吾之所謂敬爾所懼非吾之所當懼彼將蕩
然無所畏忌而囊仰射又何難焉使梁公而在吾知前日江
淮之舉有不暇施於今日者矣故併及之使人知侯之意有
在

遺山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二

三

陽泉山莊

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三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頤洲校梓
 記
 鄧州新倉記
 觀察判官曹君德甫以書抵某云武勝一軍雄視南服重兵
 所宿兼倍諸道故廩庾之積尤為吾州之大政今漆水公之
 鎮是邦也至之日即以新倉為事度材於山賦庸於兵心計
 手授百堵皆作蓋經始於至大六年之八月而斷手於八年之
 四月文石既具子為我記之某以為天下之謀食者莫勞於農
 而莫不害於農農之力至於今極矣叱牛而耕曝背而耘一人
 之勞不能給一人之食水旱霜雹螟蝗蝥賊凡害於稼者不論
 也用兵以來調度百出常賦所輸皆舛瘼之民終歲勤動不

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三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頤洲校梓

記

鄧州新倉記

觀察判官曹君德甫以書抵某云武勝一軍雄視南服重兵
 所宿兼倍諸道故廩庾之積尤為吾州之大政今漆水公之
 鎮是邦也至之日即以新倉為事度材於山賦庸於兵心計
 手授百堵皆作蓋經始於至大六年之八月而斷手於八年之
 四月文石既具子為我記之某以為天下之謀食者莫勞於農
 而莫不害於農農之力至於今極矣叱牛而耕曝背而耘一人
 之勞不能給一人之食水旱霜雹螟蝗蝥賊凡害於稼者不論
 也用兵以來調度百出常賦所輸皆舛瘼之民終歲勤動不

得以養其父母妻子而以之佐軍興者兵則恃農而戰農則恃兵而耕朝廷盱食宵衣惟穀之恤勸農冠蓋相望於道廩人之制非不具備而有司或不能奉承精粗之不齊陳腐之不知度量之不同簿領之不一收貯之不謹啟閉之不時訶禁之不嚴檢察之不恆冒濫之不究請託之不絕一隙所開百姦乘之百家之所斂不足以給雀鼠之所耗一邑之所入不足以補風雨之所敗四方承平粒米狼戾時然且不可況道殣相望之後乎然則有能爲國家重民食而謹軍賦者業文之士宜喜聞而樂道之也惟公爲陝爲鳳翔爲京兆爲洛陽盡力民事二十年於茲知民之所難知戰之所資知廢政之不可不舉知積弊之不可不去是役也易腐敗爲堅整廣狹陋爲宏敞增卑溼爲爽塏導壅蔽爲開廓環以複垣

鍵以重扃圭掬有經新陳有次曠曝有所檢視有具出入有籍巡衛有卒條畫周密截若畫一萬箱踵來千倉日盈陳陳相因如岡如陵望之巍然有以增金城湯池之重京師仰給於是乎張本某屬吏也知公爲詳故并著其設施如此四月二十三日儒林郎南陽縣令武騎尉賜緋魚袋元某記

南陽縣令題名記

爲縣難爲南陽尤難由漢以來千百年居是邦者不知其幾何人獨召杜有父母之稱其餘則有問姓名而不知者可謂尤難矣自功利之說行王伯之辨興墮窳者得以容其姦而振厲者無以盡其力蓋嘗疑焉仁人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與夫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理誠有之然唐虞之際司空則平水土后稷教民稼

稽司徒則敬敷五教在寬士明於五刑虞則若予上下草木
鳥獸伯典禮夔典樂龍納言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君臣
相勅率作興事必於成而後已謂之不計其功也而可乎漢
宣帝之治樞機密而品式具上下相安莫敢苟且政平訟理
固出於良二千石德讓之風至於摘奸伏擊豪右敢悍精敏
書書雋使如刃之發於剛者亦多矣三代之民治漢之民亦
治孰王孰伯必有能辨之者嗚呼道喪久矣召杜之政豈人
人能之唯稍自振厲不入於墮窳斯可矣若夫碌碌自保寂
寥而無所聞去之日使人聞姓名而不能知雖居是邦謂之
未嘗居是邦可也年月日某記

吏部掾屬題名記

吏部爲六曹之冠自前世號爲前行官屬府史由中後行而
進者皆以爲榮焉國朝故事掾屬之分有左右選右選之在
吏曹者往往至公卿達官然不能終更者亦時有之古人以
爲吏猶賈然賈有賢有愚賢賈之取廉日計不足月計有餘
愚賈之求無紀極舉身以徇貨反爲所累者多矣此取善喻
者自風俗之壞上之人以徒隸遇佐史甚者先以機詐待之
廉恥之節廢苟且之心生頑鈍之習成實坐於此夫以天下
銓綜之繫與夫公卿達官之所自出乃今以徒隸自居身辱
而不辭名敗而不悔甚矣人之不自重也乃錄南幸以來名
姓凡若干人刻之石孰善孰惡孰由此而達孰由此而敗觀
者當自知之得以監焉正大二年五月日儒林郎權國史院
編脩官元某記

警巡院解署記

遺山先生集卷三十三
三
汴京官府寺舍百年以來無復其舊車駕南渡百司之治往往以民居爲之如兩警院之繁劇緊要者亦無定所焉夏津宋侯之領右院也以爲吾之職有前世長安洛陽令之重其權則又右內史之所分乃今僑寓於編戶細民之間余也不敏就得以倥偬爲辭後之君子奚賴焉陛級之不崇何以示民寢處之不飾何以待賢貴賤無章上下混淆則又非所以謹官常而侈上命也乃以故事請於縣官久之得故教授位於樂善坊之東教官廢久屋爲民居罅漏衰傾風雨弗庇侯以暇時易而新之治有廳事寢有堂奧廚庫井廡以次成列外周以垣內鍵以門不私困不公滯蓋百日而後成卽以其事屬余記之竊嘗謂治人者食於人勞其心者逸其身於此有人焉朝夕從事使斯民也皆得其所欲安民安矣至於吾

身之所以安則謂之私而不敢爲夫豈人情也哉履屐之間可以用極鼓鐘之末可以觀政若曰此猶傳舍耳不足用心於其間君子以爲不智可也故予樂爲書之侯名九嘉字飛卿擢進士甲科文采風流昭映一時歷高陵三水藍田扶風四縣令皆有能聲云正大二年五月日儒林郎權國史院編脩官元某記

創開滹水渠堰記

州倅定襄李侯介於教官劉浚明之淡以滹水新渠記爲請曰滹水之源出於鴈門東山之三泉過繁峙遂爲大川放而出忻口並北山而東去僕所居橫山爲不達上世以來知水利可興故嘗興之由宋介朱氏而下凡三人焉介朱正邨人家有賜田百頃因以雄吾鄉役家之僮奴欲從忻口分支流

爲渠鄉之人以是家公爲較固之計莫有助之者且媻笑之
因自沮而罷大定戊子無畏莊信武喬公號稱十萬喬氏者
度其財力易於興造復以渠爲事開及日陽里農民以盜水
致訟有避罪而就死者事出於曖昧甲乙鈎連無從開釋役
夫散歸至以水田爲諱承安中吾里齊全羨率鄉曲大家按
喬公故迹欲終成之而竟亦不成僕不自度量以先廣威嘗
與齊共事思卒前業賴縣豪傑鄉父兄子弟伙助之歷二年
之久僅有所立蓋經始於壬寅之八月起湯頭嶺西之北邨
上下逾六十里經建安口乃合流又明年之三月旣望合鄉
人豫議洎執役者置酒張樂以落之老幼欣快驩呼動地出
平昔所望之外宜有文辭以垂示永久幸吾子留意焉余以
爲立功立事必天時人事合而後可然繫於人事者爲尤多

曩余官西南鄧之屬邑多水田業戶餘三萬家長溝大堰率
因故蹟而增築之而其用力有不可勝言者試一二攷之夫
水在天壤間爲至平且善利萬物而不爭有餘者損之不足
者補之時乃天之道兼并之家力足以制單貧而賄足以侮
文法身私九里之潤人無一溉之益者多矣以至平爲不平
不爭爲必爭補有餘損不足傷水之性逆天之道覆車之轍
前後相接田野細民有敢復與大豪共公者乎矧夫非大變
之後無不爭之田非婁豐之年無供役之食事艱於慮始人
習於惡勞賢否異情理難吻合彼已分利孰爲綱維故雖有
萬折必東之心而終屈於七遇皆北之勢使臨之以公上之
命且無望於必成況創始於鄉社二三之議乎有其時而乏
其人有其人而無其志力不前勝事必後艱大哉志乎唯強

也故能立天下之懦唯堅也故能易天下之難由是而充之
關輔之三白襄樊之黔蘆皆此物也故嘗謂江鄉澤國巧於
用水凡可以取利者無不盡舉鋪投袂隨爲豐年今何胡州
郡非無川澤而人不知有川澤捐可居之食失當乘之機如
愚賈操金昧於貿遷之術旱暵爲虐乃無以療之求象龍候
商羊坐爲焚炷暴巫禳禱家之所誤搏手困窮咎將誰執方
新渠之成也余往觀焉流波沄沄淨淥盈溝若大有力者擁
之而前農事奮興坐享豐潤禾麻菽麥鬱鬱彌望計所收拾
如有以相之夫孤倡而合眾力一善而兼萬夫暫勞而有亾
窮之利若李侯者其可謂有志之士矣雖然水利之在吾州
者非特滹河而已也出東門一舍少折而南由三霍而東盡
南邢之西其間無片邑無聚落無一壟特沮洳之澤而已誠

能引牧馬之水以合三會於蒙山之麓隄障有所出內有限
纔費數千人之功平湖渺然當倍晉溪之十惜無大農尺一
之版使扁舟落吾手中耳因記侯興建始末慨然有感於中
故兼及之侯名子成先廣威用承直郎蔭當補官州牒已上
吏曹矣而新令限至朝請大夫者乃係班廣威請登聞鼓院
自陳道陵從之豫供奉者四百二十人仕至蠡州酒務使李
侯所謂是以似之者歟年月日記

市隱齋記

吾友李生爲予言子游長安舍於婁公所婁隱者也居長安
市三十年矣家有小齋號曰市隱往來大夫士多爲之賦詩
渠欲得君作記君其以我故爲之予曰若知隱乎夫隱自閉
之義也古之人隱於農於工於商於醫卜於屠釣至於博徒

賣漿抱關吏酒家保無乎不在非特淡山之中蓬蒿之下然後爲隱前人所以有大小隱之辨者謂初機之士信道未篤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以山林爲小隱能定能應不爲物誘出處一致喧寂兩忘故以朝市爲大隱耳以予觀之小隱於山林則容或有之而在朝市者未必皆大隱也自山人索高價之後欺松桂而誘雲壑者多矣況朝市乎今夫乾沒氏之屬脅肩以入市疊足以登壠斷利觜長距爭捷求售以與傭兒販夫血戰於錐刀之下懸羊頭賣狗脯盜跖行伯夷語曰我隱者也而可乎敢問婁之所以隱柰何曰鬻書以爲食取足而已不害其爲廉以詩酒游諸公間取和而已不害其爲高夫廉與高固古人所以隱也子何疑焉子曰予得之矣子爲子記之雖然子於此猶有未滿焉者請以韓伯休之事終

其說伯休賣藥都市藥不二價一女子買藥伯休執價不移女子怒曰子韓伯休邪何乃不二價乃嘆曰我本逃名乃今爲兒女子所知棄藥徑去終身不返夫婁公固隱者也而自閉之義無乃與伯休異乎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奚以此爲哉予意大夫士之愛公者強爲之名耳非公意也君歸試以吾言問之貞祐丙子十二月日河東元某記

惠遠廟新建外門記

晉溪神曰昭濟祠曰惠遠自宋以來云然然晉祠本以祠唐侯乃今以昭濟主之名實之紊久矣不必置論蓋魏齊而下晉陽有北門之重山川盤結士馬強盛天下名藩巨鎮無有出其右者此水去城纔跬步間耳山之麓出兩大泉噴薄湍

駛流不數步遂可以載舟楫匯爲巨陂派爲通渠稻塍蓮蕩
延袤百餘里望之令人渺焉有吳兒洲渚之想若濟源之清
曠蘇門之古澹濟南之秀潤以知水者言之皆吾餘波之所
及也太平興國初漢入於宋城闕雖毀而風物故在旁近之
民擅灌溉之利春祈秋報唯神之爲歸割牲醑酒日月不絕
宮庭靖淡丹碧紛耀遺臺老樹朱樓畫舫承平游覽之盛予
兒時尙及見之廟舊有殿有別殿有廊廡有門貞祐之兵迄
今三十年雖不盡廢而腐敗故暗極矣創罷之人迫於調度
故未暇補葺父老過之有潸然出涕者南北路驛使寶坻高
侯天輔憫外門之頽毀也力爲新之起於辛丑之正月而成
於其年之七月請予記之子謂昭濟廟之在吾晉有決不能
廢者然其廢而興之則存乎人焉爾夫一門之役固不可謂

之全功異時有以全功自任者安知其不自高侯發之是可
紀也故樂爲之書明年五月吉日新興元某記

順天府營建記

清苑置於隋開皇末歷唐五代爲鄭州屬縣宋境與遼接故
改爲保塞重兵所宿常倍高陽諸戍金朝旣都燕陞縣爲州
州仍以保名縣則復清苑之號且置順天節度一軍太行諸
山東走遼屬盤礴偃蹇挾大川以入於海而州居襟抱之下
壁壘崇峻民物繁夥輦轂而南取爲雄鎮貞祐初中夏受兵
遂例有覆隍之變今萬戶張侯德剛之起定興也初保西山
之東流塌肆經畧苗公彞功至永定軍節度使權元帥右都
監及苗公爲其副賈瑀所害侯慷慨憤發期必報瑀會麾下
何伯祥獻苗公符節卽推侯爲長事聞興定戊寅五月以侯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三
留守中都行元帥府事國兵由紫荆而下侯率所部陳於狼
牙嶺馬跌爲所執大帥以侯骫骳無所屈義而釋之且復舊
職侯招降旁郡威信並著遂下雄易安保諸州留戍滿城西
山豪傑皆授印號爲部曲兵勢大振滿城隘狹有不能容者
歲丁亥乃移軍順天以過信安行剽之黨時順天爲蕪城者
十五年矣侯起堂使宅之故基將留居之隨爲水軍所焚侯
曰盜所以來揣我無固志耳堂復成吾且不歸矣於是立前
鋒左右中翼四營以安戰士置行幕荒穢中披荆棘拾瓦礫
力以營建爲事適衣冠北渡得大名毛居節正卿知其材幹
強敏足任倚辦署爲幕府計議官兼領眾役侯心計手授具
有成筭正卿悅於見知勞不言倦底蘊旣展百廢具興承平
時州民以井泉鹹鹵不可飲食爲病滿城之東有南北泉南

曰雞距以形似言北曰一畝以輪廣言宋十八塘灤發源於
此二泉合流由城外濠出爲減水口侯顧而嘆曰水限吾州
跬步間耳奇貨可居乃棄之空虛無用之地吾能指使之則
井泉有甘冽之變溝澮流惡又餘波之所及也乃度地之勢
作爲新渠鑿西城以入水水循市東行由古清苑幾百舉武
而北別爲東流壘及東城又折而西雙流交貫由北水門而
出水之占城中者什之四淵縣舒徐青綠彌望爲柳塘爲西
溪爲南湖爲北潭爲雲錦口當夏秋之交荷芰如繡水禽容
與飛鳴下上若與游人共樂而不能去身行其中投網可以
得魚風雨鞍馬間令人渺焉有吳兒洲渚之想由是營守備
以甲乙次第之則爲北衙爲南宅宅侯所居工材皆不資於
官役夫則以南征生口爲之至別第悉然爲南樓因保塞故

堞而爲之位置高敞可以盡一州之勝西望邯山如見吳嶽於汧水之上青壁千仞顏行而前肩駢指比歷歷可數濃淡覆露變態百出信爲燕趙之奇觀也爲驛舍爲將佐諸第爲經歷司爲倉庫爲芻藁場爲商稅務爲祇供所爲藥局爲傳舍煖室爲馬院市陌紆曲者侯所甚惡必裁正之爲坊十增於舊者七日雞泉吳澤懋遷歸厚循理遷善由義富民歸義興文爲橋十而起樓者四西曰來青北曰浮空南曰薰風東曰分潮爲水門二西曰通津北曰朝宗爲譙樓四北曰拱極南曰蠡吾西曰常山東曰闕石爲廟學一增築堂廡三倍其初爲佛宇十五曰棲隱鴻福天寧興國志法洪濟報恩普濟大雲崇巖天王興福清安淨土永寧大悲閣一由棲隱而下創者四而十一復其舊規制宏麗初若不經毀者獨大悲出

侯新意尤爲殊勝金碧爛然高出空際唯燕中仁王佛壇成於國力可等而上之耳爲道院十一曰神霄天慶清寧洞元玄武全真朝元玄真清口朝真得一創者九而復其舊者二爲神祠四曰三皇岱宗武安城隍爲酒館二曰浮香金臺亭榭皆水中爲樂棚二爲園囿者四西曰種香北曰芳潤南曰雪香東曰壽春城內外爲水體者四水旣出朝宗門又將引蒲水爲稻田於西南波乃合九龍之末流患其淺漫而不能載舟也爲之十里一起閘以便往來每閘所在亦皆有灌溉之利焉城居旣有定屬卽聽民築屋四關以復州制近而四郊周泊千里完保聚植桑棗樹藝之事人有定數歲有成課屬吏實任其責攬轡問涂駸駸乎齊魏之富矣庚戌秋七月子過順天佐副元帥賈輔良佐授侯經度之事請記之於石

曰始吾城無寸甃尺楹之舊而吾侯決意立之民則新造而未集寇則暫潰而復合以戰以守日不暇給自常情度之不牽於道旁築舍之惑則必安於聚廬託處之陋矣侯仁以繼絕義以立懦信以一異智以乘時技合力并故能事之穎脫如此夫立城市營居室前人良政見於經於史於歌詠於金石者多今屬筆於子其有意乎子因爲言自子來河朔雅聞侯名人謂其文武志膽可爲當代侯伯之冠起行陣間不十年取萬戶侯金虎符如揆囊中物統城三十制詔以州爲府別自爲一道并控關陝汴洛淮泗之重將佐喬惟忠孝先而下賜金銀符者十數人光大震耀當世莫及夫佩金紫秉節鉞書旂常著鐘鼎古人之所重奔馳角逐筋疲力涸有不敢望者侯則顧盼嘖呻而得之況乎土木之計力有可成者

豈不遊刃恢恢有餘地哉古有之強可以作氣堅可以立志唯強也故能舉天下之已廢唯堅也故能成天下之至難非侯何以當之是可書也已雖然端本者必以正其末謹始者必以善其後侯人豪也顧豈以城恆山池滹沱空大茂之林以爲楹盡枹陽之石以爲礎然後爲快歟吾意其必以行次之智移之於利物作室之志充之以立政寬庸調以資墾闢薄征斂以業單貧黜功利以厚基本尊文儒以變風俗率輕典以致忠愛崇儉素以養後福蓋公清淨之化寇君愛利之實於是乎張本子雖老矣如獲見其成尙能爲侯屢書之

邢州新石橋記

州北郭有三水焉其一潦水其一曰達活泉父老傳爲佛圖澄卓錫而出達活不知何義非訛傳則武鄉羯人之遺語也

其一曰野狐泉亦傳有妖狐穴於此潦水由枯港行並城二
三里所稍折而東去爲蔡水喪亂以來水散流得邨墟往來
取疾之道潰隄口而出突入北郭泥淖彌望冬旦不涸二泉
與港水舊由三橋而行中橋古石梁也淤墊旣久無跡可尋
數年以來常架木以過二泉規制儉狹隨作隨壞行者病涉
久矣兩安撫張君耘夫劉君才卿思欲爲經久計詢訪耆舊
行視地脈久乃得之經度旣定言於宣使宣使亦以爲然乃
命里人郭生立準計工鎮撫李質董其事分畫溝渠三水各
有歸宿果得故石梁於埋沒之下凡石堅整與始構無異堤
口旣完潦水不得騁附南橋而行石梁引二泉分流東注合
於柳公泉之右遠路平直往來憧憧無褰裳濡足之患凡役
工四百有畸纔四旬而成擇可勞而勞因所利而利是可紀

也嘗謂古人以慮始爲難改作爲重重以惡勞而好逸安卑
而習陋此天下之能事無所望於後世也歟且以二君之事
言之有一國之政有一邑之政大綱小紀無非政也夏官之
屬曰司險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僖公春
新作南門傳謂啟塞有時門戶道橋謂之啟城郭牆塹謂之
塞開閉不可一日而闕特隨其壞而治之脩飾南門非閉塞
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是則道橋之爲政不亦甚重已乎
子路治蒲溝洫澗治孔子以恭敬而信許之子產以所乘輿
濟人溱洧之上孟軻氏至以爲惠而不知爲政若二君者謂
不知啟閉之急與不知爲政可乎雖然此邦之無政有年矣
禁民政也作新民亦政也禁民所以使之遷善而遠罪作新
民所以使之移風而易俗賢王付畀者如此二君之奉承者

亦如此猶之陋巷有敗屋焉得善居室者居之必將正方隅
謹位置修治杞梓崇峻堂構以爲子孫無窮之傳豈止補苴
罅漏支柱衰傾而已乎僕知石梁之役特此邦百廢之一耳
異時過高明之壤當舉酒落之二君勉哉

臨錦堂記

燕城自唐季及遼爲名都金朝貞元迄大安又以天下之力
培植之風土爲人氣所移物產豐潤與趙魏無異六飛旣南
禁鑰隨廢比焦土之變其物華天寶所以濟宮掖之勝者固
以散落於人間矣御苑之西有地焉澗寂古澹有人外之趣
稍增築之則可以坐得西山之起伏幕府從事劉公子裁其
西北隅爲小圃引金溝之水渠而沼之竹樹蔥蒨行步棊列
嘉花珍果靈峯玉湖往往而在焉堂於其中名之曰臨錦癸

卯八月公子觴予此堂坐客皆天下之選酒半公子請予爲
堂作記并志雅集予亦聞去秋堂之南來禽再華騷人詞客
多爲作樂府歌詩以記其異名章雋語傳播海內夫營建之
盛游觀之美以今日較之十倍於臨錦者抑多矣而臨錦獨
以名天下何邪蓋劉公子出貴家春秋鼎盛志得意滿時輩
莫敢與抗乃能折節下士敦布衣之好以相期於文字間境
用人勝果不虛語河朔版蕩以來公宮侯第曲室便房止以
貯管絃列姬侍深閉固拒敕外內不得通其不爲風俗所移
者纔一二見耳異時有嚮儒術通賓客置鄭莊之驛授相如
之間以復承平故事者予知其自臨錦主人發之故樂爲之
書

馬侯孝思堂記

天地立人聖人立名教天大地大而孝亦大孔子作經師弟子之問荅必以因心爲言謂孝與生俱生生則嬰兒慕壯則五十慕五十而慕者則終身而慕不幸而至大故焄蒿悽愴蓼莪所述始於鞠育顧復卒至於昊天罔極吾知頃步而忘其親者直無父之人耳天山馬侯作孝思堂請予爲記予以爲孝子之念其親無乎不在君獨以名其堂者其必有說歟馬侯涕泗言曰吾先人恆州府君以習諸部譯語且通其字書仕爲都省掾屬凡使者騁報麗夏吾先人率在行中忠信爲貴人所保任積十數年之久乃爲朝廷所知自常調中特恩授開封幕職內城之役被命經度復以勞遷鳳翔路都總管判官平日教語諸子以爲吾家始於狄道被俘則有全活之賜遼東占籍則有拊存之賜象胥之任銓選有常又不次

遷擢之主恩天大無從報稱唯有盡此身以荅萬分耳精誠激烈有如白日造次顛沛無念不在果能以千載事自任持忠入地與古烈丈夫並游諸孤無所似肖其以孝思名所居者欲吾子孫不忘先人之故爲無窮之傳耳子太息曰有是哉古人有言不孝則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陣無勇是故爲百行之本先恆州忠義奮發無媿千古贈典之追崇褒忠

之豫享其必有以得之聞諸朝著舊人公之教子也嚴以法其撫育孤甥也恩以備今諸子布列府寺悉有事功之望其甥則材量宏博庶幾能成外家之宅相者蓋恆州純孝天至以父事君就諸子及其甥觀其身教之實既有成效矣諸孫雖不迨事王父母其生長見聞寧不以忠臣孝子之門高自表見乎經有之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登

斯堂也雖在於塗之人聞恆州之風亦必有興起者又豈特馬氏孫息而已哉於是乎書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記

致樂堂記

癸丑之夏予以事來故都進士新城王惇甫溫陽張無咎謂予言武川賈仲德仲溫貪慕高誼久欲奉杖履致師賓之敬日者以守義輩爲介吾子旣惠顧之矣仲德故家世淳厚兄弟力供子職所以事其母者滫瀡脂膏醪醴乳藥無不給昏定晨省寒溫燥溼無不戒故賈氏以謹厚稱燕中比年以來仲溫者又能歲授一經孝經語孟以次卒業駸駸乎行己之學非但涉獵之而已事母旣孝而事其兄惟謹友愛弟者甚篤閨門雍睦中表以爲法母氏春秋高而神明未衰弄孫之外尙能眎諸婦補紉歲時顯壽言笑晏晏諸福備具方來而

未艾也與之共學者因以致樂名其堂取養則致其樂者堂未有記幸吾子終教之子謝曰僕也衰謬顧何以荅盛意雖然嘗聞之師致樂云者所以卜孝者之淺深懼其乍出乍入若存若亡使之時自省察焉耳蓋親之於其子子之於其親一體而分也遠近相通也憂患相感也猶草之有實木之有根心也天地間大順至和之氣自然之理與生俱生於襁褓於膝下於成童至於終身焉雖僻居四無人聲之鄉疾痛困苦必呼親而訴之不謂之根於心成於性而可乎故有深愛者斯有和氣氣和矣斯有愉色色愉矣斯有婉容怙恃之下託二天以爲庇日爲無聲之樂之所感發鼓舞動蕩喜不自任老萊子衣爛斑之衣弄烏雀於親側非矯飾也惟聖人有因心之教然亦不能教人以性之所無有者要必就其材而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三
封殖之使有日新之功省察之說其憂天下後世不既懇切
至到矣乎子行天下四方惟燕析木之分風土完厚有唐三
百年雅俗之舊而不爲遼霄之所變遷是以敦龐耆艾之士
眎他郡國爲尤多至於子弟秀民往往以橫經問道爲事若
之子者皆是也是家不階於儒素之業不漸於教育之化乃
能自樹立如此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尙庶幾焉然則
名堂之意殆惇甫無咎愛人以德而然耳故予樂爲記之嗚
呼昊天罔極父母之德也白駒過隙父母之年也人子之情
曷維其已言不稱老禮別自尊之嫌我獨何害詩存終養之
慕故性牢不加於菽水三釜無羨乎萬鐘古人所以願爲兄
之日長而惜報劉之日短也子曾子有言曰君子有三樂有
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有親可事是則有親可事者何其幸

歎樂哉斯堂吾於是乎有感五月望日河東人元某記

李參軍友山亭記

由龍門而東其北爲轅轅南爲穎谷轅轅崧高在焉穎谷潁
水在焉南北道合爲告成告成維天地之中測景臺在焉又
東爲陽翟連延二百里間少室大箕大陘大熊大茂具茨在
焉爲山者九而崧高以峻極爲嶽嶽有鎮有輔輔與鎮大率
皆崧高絡脈之所分去也近代以陽翟爲鈞之州治九山環
列潁水中貫景氣清澄淑覽高曠豫州諸郡莫與爲比自昔
號爲東望唐人陳寬記穎亭所見以爲雲煙草樹濃淡覆露
望之使人意遠超然如萬里之鶴唯此地可以當之市南
之西有宅一區竹木瀟灑迴若塵外鎮人李參軍麟居之築
亭其中以攬九山之勝心之所存目之所見唯山之爲歸故

以友山名之庚戌之夏自汴梁來請記於予疑而問焉參軍者復於予曰麟故大家由王父以來以好事名鄉里家鎮之闔閭中而庭宇高敞如素封之侯居有竹里有堂曰清閼党承旨世杰張都漕仲淹李都司之純李治中彥明禮部閑閑趙公翰墨故在一時名勝若公卿達官每車騎過門吾先人必盛爲具館之或苛留至旬浹管弦絲竹雜以棊槩之戲窮日竟夕而後已客亦愛主人之賢而不能去也貞祐初麟避兵南渡河僑寓此州樂其風土遂有終焉之志未幾州廢二十年之間雖城郭粗立財有殘民數百家而已麟老矣遭離喪亂轉徙半天下僅得復來時移物換滋淡華表之感其特用自慰者賴吾九山在耳古有之厭於動者趨靜困於智者歸仁夫仁與智固聖人示愚者以養福之域也吾九山之志

一水一石皆崑閬間物顧揖所不暇稱喻所不能盡愚獨以爲巖巖青峙壁立千仞如端人神士朗出天外雲興霞蔚光彩溢目施文章鉅公金玉淵海漠焉而無情默焉而意已傳又似夫水會瀾飲隱几而坐忘者極古今取友豈復加於此媿珠玉在側無以稱副之耳麟無所以業無可致賓客清閼之業埽地而盡惟人將拒我是懼其敢以三損速戾五交賈釁自附於王丹朱穆劉孝標之後褰裳裹足遠引高蹈以與麋鹿同羣而游乎予笑之曰有是哉予向所疑釋然矣子歸幸多問草堂之靈參軍固佳士而封彫正方移文以謝逋客君乃與之進初不以欺松桂誘雲壑而爲嫌紫雲仙季能無少望乎何金衣招隱之書之來之暮也年月日記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四
仲純滕秀穎趙光道宇文叔通皆游其門叔通後歷臺閣高
氏子姪名行中者不遠數千里走書幣求爲其父濟叔晦叔
墓碣銘殆無競以叔通故爲書之耶不然邊鄙荒陋時無貴
仕者何以致此哉自明昌已後縣多名進士如劉洗馬子安
樂少尹仲容胥莘公和之張大與信之楊大參叔玉王監使
正之皆嘗於祠下何獨無一言及無競此書使州里知之爲
希代之寶在吾河東祠廟爲第一手邪子恐多故之際神筆
寶墨有意外不測之變雖百悔不可及乃託好事者使刻之
石以傳不朽八月十有一日新興元某題記

東平賈氏千秋錄後記

東平賈氏自眞定三祖始見譜謀始祖曰鎮州都督法曹諒
再世爲大理少卿瑾次爲司封員外郎贈尙書杓次爲給事

中史館脩撰中書舍人右丞緯參贈尙書令太師魯國公葬
獲鹿西北三十里之牛山翰林學士陶穀碑銘在焉次爲左
正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贈尙書左丞琰卽給事中之第五
子也次爲殿中丞贈工部侍郎汾汾之昆弟六歲神童十六
擢進士第參知政事致仕黃仲次爲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
管州昌齡弟魏國文元公判都省昌朝卽工部汾之兄而著
作卽贈太師注之子也次爲宣奉大夫知饒州蕃蕃卽太常
昌齡之第三子而朝散大夫常之兄也常行第四左丞益謙
出此房次爲光祿大夫知鄆州公直知饒州蕃蕃之子范丞相
希文之外孫致仕於鄆因而家焉次爲知滄州君文大觀中
武舉第一人策問選將以仁智勇對其說參二千言次爲顯
謨閣直學士尙書戶部侍郎偉節嘗著勸弟姪脩進書與滄

州君文皆鄆州公直之子也次爲都水內監使者洵滄州之
長子宋末奏補金朝初出官次爲廕補贈明威將軍棣次爲
山東東路按察司知事炤明昌五年經義進士嗜古學尚友
嚴子陵陶淵明白樂天邵堯夫號四友居士故詩有高風希
四友古學守三玄之句卽今東平河倉提領起之父也自法
曹而下有言行文筆見於記錄者魏國文元公戒子孫文二
首仁宗朝議裁減浮費文元建言將相戚里之家多占六軍
耗縣官衣糧而爲私門奴隸在京不啻數千人浮費可減孰
此爲急朝議是之仁宗朝戚里之家兄弟補邊多不聽許仁
宗以語文元文元對曰母后之家自昔固多蒙恩今陛下重
惜爵賞不冝輕授非惟示天下以公抑亦保全外家之福也
太平興國寺災文元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天

意蓋有所在可勿繕治以稱陛下畏天威重民力之意上從
之康定間劉平爲元昊所得邊吏告以降敵議收其族文元
時爲御史建言漢殺李陵母妻陵不能歸而漢有後悔眞宗
撫王繼忠家而眞後竟賴其力事固未可知今收其族恐貽
後日之悔上從其言而止慶厯四年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
文元言自古將帥被執而歸多貰其死上從之都水君知邳
州州新去湯火殺僇之餘盡爲俘虜故州有戶曹而無籍民
君建白都統府願出金帛贖生口由臧獲而良者凡七百三
十餘人州有籍民始於此皇統中改陝西轉運使適歲饑民
無所於糴君拜章乞振貸未報而民益急君輒開倉救餓者
坐專擅奪四官降刺石州旣而改內監督燕都十三門之役
郡眾聚居病疫所起君出已俸市醫藥有物故者又爲買棺

以葬之某不敏常被省檄登左丞公之門公嘗由諫議大夫
出刺寧化不半歲政成州人爲立生祠祠喪亂後故在也大
安初知河中有旨宣諭河東南北百姓艱食而絳解尤甚朕
以卿朝廷舊臣夙著德望可兼南北路安撫句當仍以便宜
許之公至鎮移他州餘粟以活饑民汾晉受兵游騎已及晉
安公命老幼婦女乘城悉兵東下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游騎
爲之宵遁晉安獻牛酒犒師而還官吏請曰吾州兵力單寡
自救不暇公乃往援晉安設吾州有警何以備之公笑曰君
未之思耳吾救晉安所以守河中正大初公致政間居鄭下
哀宗卽位史官乞因宣宗實錄遂及衛紹王初虎賊弒逆乃
立宣宗宣宗之人至衛謂王失道天命絕之虎實無罪且於
主上有推戴之功獨張左相信甫言虎賊大逆不道當用宋

文帝誅傅亮謝晦故事章奏不報爾後舉朝以大安崇慶爲
諱及是朝議謂公大安中參知政事宜知衛王事乃遣編脩
官一人就訪之公知其旨謂某言我聞海陵被弒大定三十
年禁近能暴海陵蟄惡者得美仕史臣因誣其淫毒驚狼遺
笑無窮自今觀之百可一信邪衛王勤儉重惜名器較其行
事中材不能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
吾亦何惜餘年朝論偉之某初及公門三往而後見及見頗
賜顏色問及時事輒一二言之若有當于公之心者公移坐
就之以至接膝留連二十許日某獻詩云黃閣歸來履舄輕
天將五福畀康寧四朝人物推耆舊萬古清風在典刑鄭圃
亦能知有道漢庭久欲訪遺經帝城百里瞻依近長傍弧南
候極星公荅云見說才名自妙年多慙政府舊妨賢物華天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四
寶無今古鳳閣鸞臺孰後先鄭圃道尊何敢望漢廷書在子
當傳莫言老眼昏花滿及見風鵬上九天宮又敕諸子賢卿
臺掾翔卿閣門凡某京師用物月爲供給之其曲相獎借如
此某北渡後獲從公從孫河倉提領起游起字顯之少日爲
名進士資稟信厚生長見聞藹然有名門之舊仕東平行臺
歷平陰簿提領堂邑歲課提點河倉惠養疲民歡謠載路某
嘗以三口號紀之云今年堂邑有清官三尺兒童也喜歡縣
帖追來不驚擾丁絲納去得餘殘休言清慎少人知三十年
來更數誰今代取魚須密網東州新有放生池三歲終更舊
有期吏民安習枉遷移平陰奪得來堂邑卻是行臺未盡知
壬子冬十月自真定來東原顯之以此本見示且徵後記某
以賈宗名德相望奕葉公輔宋以來文士極口稱道如蔡內

翰君謨王臨川學易劉先生之哀挽屏山李君之純故人外
傳過賈侯故居及上賈明府求易說等二詩具在尙何待不
腆之文雖然某以晚進小生辱大賢特達之遇且於顯之有
通家之舊使公家名德懿範不白於後世概之門生故吏之
義不亦甚闕乎謹述家傳所未載者三數條如右冬至日河
東人元某斂衽書

校笠澤叢書後記

右叢書子家舊有二本一本是唐人竹紙番複寫元光間應
辭科時買於相國寺販肆中宋人曾校定塗抹稠疊殆不可
讀此本得於閩內翰子秀家比唐本有春寒賦拾遺詩天隨
子傳而無顏蕘後引其間脫遺有至數十字者二本相訂正
乃爲完書尙在內鄉信之仲經嘗約予合二本爲一因循至

今蓋八年而後卒業然所費日力纔一旦暮耳嗚呼學之不自力如此哉惜一日之功爲積年之負不獨此一事也此學之所以不至歟按龜蒙詩文如叢書與松陵集子俱曾熟讀龜蒙高士也學旣博瞻而才亦峻潔故其成就卓然爲一家然識者尙恨其多憤激之辭而少敦厚之義若自憐賦江湖散人歌之類不可一二數標置太高分別太甚鏤刻太苦譏罵太過唯其無所遇合至窮悴無聊賴以死故鬱鬱之氣不能自掩推是道也使之有君有民有政有位不面折庭爭埋輪叩馬則奮髯抵几以柱後惠文從事矣何中和之治之望哉宋儒謂唐人工於文章而昧於聞道其大較然非獨一龜蒙也至其自述云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陵轍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卒之造平淡而後已者信亦無媿云甲午四月二十有一日書於聊城寓居之西窗

畫記二

朱繇三官

天官冠服具大人相神思淵默凭几而坐二天女侍雙鳳扶輦輦有輪月輪在上獨畫桂樹而已左右官抱文書而立武衛負劍夾侍貌比從官有威武之狀二天女持杖侍雙鳳之前

地官王者服顏面威重乘白馬隊杖在山林間大怪樹之下兩力士捉馬銜施絳繖兩團扇障之扇前一衛士輕行一皂衣使者前導右一武士執鉞左一功曹挾書從官騎虎從後一介胄跨弓刀一功曹抱案牘拱揖於重厓之下一鬼卒橫

刀而拜三人皆不見其面獨鬼卒肘間露一目耳一樹魅赤體倒拔一樹根見而未出也
水官亦王者服面目嚴毅鬚髯長髯又非地官之比乘班龍在海濤雲氣中一力士以鐵繩挽龍怒目迴視如捉一馬然龍不能神矣一女童前導一使者恭揖白事鬼卒獐惡殊甚肉袒髮上指颯大錦旗洎一力士負劍者掖龍而行一掾吏挾簿書騎犀牛從水府大門出一力士於大樹下昂面視水官不見其額珊瑚大珠浮行水面旋轉如活犀牛甫出水府雲氣隨之眞天下之絕藝也

張萱四景宮女

一轉角亭桷欄楹檻渥丹爲飾綠琉璃博爲地女學士三皆素錦帕首南向者綠衣紅裳隱几而坐一手柱頰凝然有所

思其一東坐素衣紅裳按筆作字西坐者紅衣素裳袖手凭几昂面諦想如作文而未就者亭後來禽盛開一內人不裹頭倚欄仰看凡裳者皆有雙帶下垂幾與裳等但色別於裳耳亭左湖石右木芍藥一素衣紅裳人翦花一人捧盤承之一人得花緩步回首按錦帕插之髻鬟之後此下一人錦帕首淡黃錦衣紅裙袖手而坐並坐者吹笙左二人彈箏合曲右一人黃帽如重戴而無瀝水不知何物背面吹笙乃知錦帕有二帶繫之髻鬟之後一小鬟前立按拍一女童舞一七八歲白錦衣女戲指於舞童之後吹笙者紅衣素裳箏色笛色板色素衣紅裙已上爲一幅

一湖石芭蕉竹樹紫薇花繁盛花下二女凭檻仰看團花藍紗映生衣紅纈爲裙並立者白花籠紅綃中單三人環冰盤

坐一紅衣者顧凭檻看花者二白衣相對女侍二一挈祕壺
一捧茗器四人臨池觀芙渠鷓鴣一坐砌上一女童欲掬水
弄操便面者十一人便面皆以青綠爲之琵琶一笙一簫笛
三板一聚之案上二藤杙在旁爲一幅
一大桐樹下有井井有銀牀樹下落葉四五一內人冠髻著
淡黃半臂金紅衣青花綾裙坐方牀牀加褥而無裙一擣練
杵倚牀下一女使植杵立牀前一女使對立擣練練有花今
之文綾也畫譜謂萱取金井梧桐秋葉黃之句爲圖名長門
怨者殆謂此邪芭蕉葉微變不爲無意樹下一內人花錦冠
綠背搭紅繡爲裙坐方牀繪平錦滿箱一女使展紅纈托量
之此下秋芙蓉滿叢湖石旁一女童持扇熾炭備熨帛之用
二內人坐大方牀一戴花冠正面九分紅繡窄衣藍半臂桃

花裙雙紅帶下巫尤顯然一膝跋牀角以就縫衣之便一桃
花錦窄衣綠繡襜裁繡段二女使掙素綺女使及一內人平
熨之一女童白錦衣低首熨帛之下以爲戲中二人雙綬帶
胸腹間繫之亦有不與裙齊者此上爲一幅

一大堂界畫細整脊獸獐惡與今時特異積雪盈瓦溝山茶
盛開高出簷際堂錦亦渥丹而楹桷間有青綠錯雜之堂下
湖石一樹立湖石旁其枝柯蓋紫薇也堂上坐簾二內人坐
中楹花帽冪首衣袖寬博鉤簾而坐如有所待然女使五人
二在簾楹間一抱孩子孩子花帽綠錦衣女使抱之褰簾入
堂中真態宛然二捧湯液器一導四內人外階衣著青紅各
異三人所戴如今人蠻笠而有瑇瑁斑不知何物爲之一內
人擁花帽與前所畫同一女使從後砌下池水凍結枯蒲市

其中凍鴨並臥有意外荒寒之趣已上爲一幅人物每幅十四共五十六人

濟南行記

予兒時從先隴城府君官掖縣嘗過濟南然但能憶其大城府而已長大來聞人談此州風物之美遊觀之富每以不得一遊爲恨歲乙未秋七月子來河朔者三年矣始以故人李君輔之之故而得一至焉田次第二十日間所遊歷爲行記一篇傳之好事者初至齊河約杜仲梁俱東並道諸山南與太山接是日以陰晦不克見至濟南輔之與同官權國器置酒歷下亭故基此亭在府宅之後自周齊以來有之旁近有亭曰環波鵲山北渚嵐漪水香水西凝波狎鷗臺與橋同曰百花芙蓉堂曰靜花軒曰名士水西亭之下湖曰大明其源

出於舜泉其大占城府三之一秋荷方盛紅綠如繡令人渺然有吳兒洲渚之想大概承平時濟南樓觀天下莫與爲比喪亂二十年唯有荆榛瓦礫而已正如南都隆德故宮頽圮百年澗谿草樹有荒寒古澹之趣雖高臺畫棟無復其舊而天巧具在不待外飾而後奇也凡北渚亭所見西北孤峯五曰匡山齊河路出其下世傳李白嘗讀書於此曰粟山曰藥山以陽起石得名曰鵲山山之民有云每歲七八月烏鵲羣集其上亦有一山皆曰鵲時此山之所以得名歟曰華不注太白詩云昔歲游歷下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青翠如芙蓉此眞華峯寫照詩也大明湖由北水門出與濟水合瀾漫無際遙望此山如在水中蓋歷下城絕勝處也華峯之東有臥牛山正東百五十里鄒平之南有長白山范文正公學舍

在焉故又謂之覺堂嶺東十里有南北兩妙山兩山之間有
閔子騫墓西南大佛頭嶺下有寺千佛山之西有函山長二
十里所山有九十谷太山之北麓也太山去城百里而近特
爲函山所礙天晴登北渚則隱隱見之歷山去城四五里許
山有碑云其山修廣出材不匱今但蕩然一丘耳西南少斷
有蠟山由南山而東則連互千里與海山通矣爆流泉在城
之西南泉灤水源也山水匯於渴馬厓泐而不流近城出而
爲此泉好事者曾以穀糠驗之信然往時漫流纔沒脛故泉
上湧高三尺許令漫流爲草木所壅深及尋丈故泉出水面
纔二三守而已近世有太守改泉名檻泉又立檻泉坊取詩
義而言然土人呼爆流如故爆流字又作趵突曾南豐云然
金線泉有紋若金線夷猶池面泉今爲靈泉菴道士高生妙

琴事人目爲琴高留子宿者再進士解飛卿好賢樂善款曲
周密從子游者凡十許日說少日曾見所謂金線者尙書安
文國寶亦云以竹竿約水使不流尙或見之子與解裴同泉
上者三四日然竟不見也杜康泉今湮沒土人能投其處泉
在舜祠西廡下云杜康曾以此泉釀酒有取江中冷水與之
較者中冷每升重二十四銖此泉減中冷一銖以之瀹茗不
減陸羽所第諸水云舜井二有歐公詩大字石刻甘露園紀
歷下泉云夫濟遠矣初出河東王屋曰沅水注秦澤潛行地
中復出其山始曰濟故禹書曰道沅水東之逾溫逾墳城入
於河隘於滎泆於曹濮之間乃出於陶丘北會於汶過歷下
灤水之北遂東流且濟之爲瀆與江淮河等大而均尊獨濟
水所行道障於太行限於大河終能獨達於海不然則無以

謂之瀆矣江淮河行地上水性之常者也濟或決於地中水性之變者也予愛其論水之變與常有當於予心者故并錄之珍珠泉今爲張舍人園亭二十年前吾希顏兄嘗有詩至泉上則知詩爲工矣凡濟南名泉七十有二爆流爲上金線次之珍珠又次之若玉環金虎黑虎柳絮皇華無憂洗鉢及水晶簞非不佳然亦不能與三泉侔矣此游至爆流者六七宿靈泉菴者三汎大明湖者再遂東入水柵柵之水名繡江發源長白山下周圍三四十里府參佐張子鈞張飛卿觴子繡江亭漾身荷花中十餘里樂府皆京國之舊劇談豪飲抵暮乃罷留五日而還道出王舍人莊道旁一石刻云隋開皇丙午十二月鈇珍墓誌珍巴郡武昌人學通三家優游田里以壽卒誌文鄙陋字以巴爲己蓋周隋以來俗書傳習之弊

其云葬岫山之西者知西南小丘爲岫山也以歲計之隋開皇六年丙午至今甲午碑石出壙中蓋十周天餘一大衍數也道南有仁宗時侍從龍圖張侍郎挾讀書堂讀書堂三字東坡所書并范純粹律詩俱有石刻挾字叔文自題仕宦之後每以王事至某家則必會鄉鄰甥姪盡醉極歡而罷各以歲月爲識叔文有文譽仕亦達然以榮利之故終身至其家三而已名宦之役人如此可爲一嘆也至濟南又留二日汎大明待杜子不至明日行齊河道中小雨後太山峯嶺歷歷可數兩旁小山間見層出雲煙出沒顧揖不暇恨無佳句爲摹寫之耳前後所得詩凡十五首并諸公唱驕附於左

東游畧記

丙申三月二十有一日冠氏趙侯將會行臺公於泰安侯以

予宿尚遊觀拉之偕行凡三十日往復千里而在鞍馬者八日故所歷不能從容然亦愈於未嘗至焉者因畧記之以備遺忘郭巨廟在長清西南四十里所路傍小山之上齊武平中齊州胡僕射所造石室在焉所刻人物舟車馬象三壁皆滿衣冠之制絕與今世不同有如沈存中所記幞頭但不展腳耳西壁外胡僕射刻頌規制如磨厓狀字作隸書文齊梁體而苦不佳後題云居士慧朗侍從至朗能草隸書世謂朗公書者是也予意此頌必朗公所書故題字云然又有開元二十一年題字并長清尉李皋祭文隔馬祠在長清馬山之南距縣八九十里所大觀三年東平陳彥云廟記云盧城圯澗中得唐中和二年義昌軍節度押衙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李公瞻作廟縣中時石刻載齊師爲晉所敗殺馬隘道晉

師不得過謂以是得名字當爲格而今爲隔馬疑與左氏不合又謂里俗相傳景德中契丹寇兗鄆山之神陰障戎馬使不得南以是得名以予觀之古今祠廟不能攷其所從來而妄爲立名號者多矣殺馬隘道神何豫焉而祠之至於陰障戎馬則又齊東野人語也記又云知縣事晁端肅禱雨而應將以封爵請於朝今榜云豐施侯廟者豈端肅遂得所請邪靈巖寺亦長清東南百里所寺旁近有山曰雞鳴曰明孔寺後有方山泉曰雙鶴曰錫杖寺先有宋日御書今亾矣絕景亭在方山之下絕類嵩山法王党承旨世傑寺記云寺本希有如來出世道場後魏正光初梵僧法定撥土立之定之來青蛇導前雙虎負經景德中賜今名予按大觀中石橋記云寺是正光初重建然則党承旨亦未嘗偏攷耶梁縣香山寺

道山先生集 卷三十四 三
記說寺初建時一胡僧自西域來云此地山川甚似彼方香山今人遂謂梁縣香山真是大悲化現之所予意前所云希有道場者豈亦此類者抑党有所據而言也寺壁石刻甚多有張揆叔文蘇轍子由吳拭顧道詩餘人不能悉記太山舊說高四十三里今云四十五里又有言二十五里者出州北門經水簾馬棚迴馬嶺御帳護駕泉而上遂登天門岳頂四峯曰秦觀曰觀越觀周觀秦觀有封禪壇壇之下有秦李斯唐宋磨厓太史公謂太山雞一鳴日出三丈而子登日觀平明見日出疑是太史公夸辭問之州人云嘗有抱雞宿山上者雞鳴而日始出蓋岱宗高出天半昏曉與平地異故山上平明而四十里之下纔味爽間耳此語似亦有理故錄之岳祠在城中大定十九年被焚二十一年新廟成又三十年毀

於貞祐之兵今惟客省及誠享殿在耳此殿是貯御香及御署祝版之所城四周有岱岳青帝乾元升元四觀青帝觀有唐大中歲金龍石刻大聖祖無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之號見於此岱岳觀有漢柏柯葉甚茂東有巖巖亭山水自溪澗而下就兩厓爲壁如香山石樓上以亭壓之北望天門屹然如立屏而濁流出几席之下真太山絕勝處也州門南道左有宋封祀壇合祀五方帝及九宮貴人壇壇南有碑碑陰載獻官姓名駙馬都尉二人攝司徒司空充黑帝青帝獻官九宮貴神合祀官右諫議大夫种放其餘知名如魏庠輩又三四人近城有真宗御製御書并篆登太山謝天書述年聖功德銘碑石堅整若三山屏風然道右有宋封禪朝覲壇壇亦有頌壇西南四五里所有蒿里山山坡陀地中如大冢

墓石壇在其上宋禪社首碑在山下祠中宋以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七日封太山碑刻皆王欽若陳堯叟錢惟演楊億譔述然字畫多剝裂不能完讀矣太山上書院元是周朴所居宋太山孫先生明復居之州學有魯兩先生祠堂党承旨作記兩先生者明復與徂徠先生石守道也龍泉寺在平陰東南四十里齊天統中建下寺有石刻劉豫阜昌三年皇子皇弟符改甲乙院亦有碑又阜昌中題名取多佛像古雅皆數百年物上方大佛與龍泉觀音非晚唐人不能造也此行游太山者五日靈巖龍泉皆一宿而去得詩凡十首云

兩山行記

甲辰夏五月八日子以事當至崞縣初約定襄李之和偕往適幕府從事宣德劉惠之平陽李幹臣還軍官山過吾州遂

與同行是日行八十里野宿天涯山前明旦入縣劉李別去予獨游神清觀舊聞行臺員外廣寧王純甫棄官學道築環堵而居甚欲見之乃屬其徒潞人和志冲道姓名純甫聞予來欣然出迎予謂先生方晏坐不肖之來將無妨靜業乎曰習靜固道人事然亦有不應靜時因相與大笑已而之和至同郡莊鍊師通玄時住此縣之天慶觀攜酒見過乃聚話於西齋純甫先隱前高子問前高景趣比雁門鳳凰山爲何如純甫言前高去此五十里而近君能一游到則當自知之子竊自念言先東巖君生平愛鳳山然竟不一到故詩有鳳凰聞說似天壇北去南來馬上看想得松聲滿巖谷秋風無際海波寒之句子二十許時自燕都試乃與客登南樓亾友蘇莘老閻德潤張九成王仲容輩說山中道人所居有松風軒

層簷高棟半出空際長松滿澗谷如雲幢煙蓋植立闌楯之下山空夜寂石上聞墜露聲使人耿耿不寐曩時聞此固嘗以不一游爲恨矣北渡又十年每過雁門壽寧武尊師子和圓果慶上人鍾秀李文必以此山爲言是則夙志爲不可負而前高之游當次第及之也卽日與純甫之和並山而東出雁門之南夜宿王仲章道正瑞雲庵庵在鳳山之麓山中來儀觀仲章主之道士孫守真年八十童卯入道其家爲此觀黃冠者至渠十五世矣亂後無圖志可攷山之故事多從此翁得之十一日仲章步送入山由真人谷行夾道雜花盛開水聲激激自澗壑而下且行且止不知登頓之爲勞也半山一峯爲釣魚臺其上爲十八盤爲青龍嶺爲風門由風門而下繞佩劍峯之右爲來儀觀觀在山腹峯回路轉臺殿突起

雲林竹然別有天地信靈境之絕異也觀有天寶四載石記是道學士董思珍所造思珍殆學究之粗能秉筆者耳文鄙而義隱讀之或不能句故雖鄉人少有知來儀之始末者予爲之反復數過始見厓畧蓋後魏太武嘗都於此師事寇謙之授祕籙自崧高迎謙之來居此山時有鳳皇見太武爲立觀且以鳳皇名之觀歷周隋至唐而廢真人谷本以謙之爲言而訛爲質兒鳳游池以鳳皇來游爲言亦轉而爲伏牛開元初北岳先生諫議胡山隱案圖誌求故實嘗爲辨之天寶元載敕天下立元廟有頽毀者在所長官量事脩建又古今得道昇仙之地代遠跡存者皆虔加禮醮此山應焉北京居士高談幽辟穀練師高敬臣乃其補葺之碑文刻云天寶五載改鳳皇山爲嘉瑞山八載置天長觀蓋唐以立元爲祖天

長者以屑祚而言之也觀度道士七人高悟真董參立馮通
立朱自然孫洽然餘二人石闕供養童子尉遲如玉朱自然
姓字下別刻云自然以天寶十三年七月十五日昇天其日
未時至京陳謝唐天子天子異焉敕中使覆勘如玉以後一
日亦上昇孫守真言朱仙翁上昇事觀會有敕書碑唐以後
存經喪亂焚毀畧盡獨董記僅存耳來儀觀額政和七年九
月兵馬鈐轄知代州王機建權發遣河東沿邊按撫司公事
王海書觀之東有養虎峯飲虎及五斗二泉南有天柱峯峯
之南有神山與五臺境接西南有玉案峯西北有鍊丹峯洗
藥池次有玉女峯峯南有會仙峯傍有五澗樹北有王母池
佩劍峯有白虎池谷中有水簾朱砂白雲三洞青龍嶺旁有
桃花洞觀北少西洗澗池葭興又名青龍池門之下有鳳游

池中殿曰太霄太霄前石壇上有大松名昇仙樹門右有松
高與壇樹等名望仙佩劍之下有燒藥鑪壘石故在白虎池
之下有鳳栖樹立石爲識凡洗澗望仙昇仙藥竈悉朱自然
遺跡也自餘葛洪鍊丹鑪孫真人養虎峯四子峯有莊列亢
倉文子祠土人便謂向上諸人皆嘗隱於此殆齊東語也予
恐識者或并其可信者而疑之故不錄守真又言神仙劉海
蟾以天聖九年游歷名山所至並有留跡代州壽寧石詩十
韻云醉走白驢來倒提銅尾秉引箇碧眼奴擔著獨壺癯自
言秦世事家住葛洪井不讀黃庭經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
中不受俗人請欲攜霹靂琴去上芙蓉頂吳牛買十角溪田
耕半頃種秫釀白醪便是仙家景醉臥古松陰間立白雲嶺
要去卽便去直入秋霞影仍自寫真其旁掇襟書龜鶴齊壽

四字題云廣寧間民劉操書此詩宋白皞子西曾次韻子西於詩號爲專門極力追之曾不能彷彿仙材凡筆固自不同世俗所傳劉翁入道詩所謂子因太歲生燕地十六早登科甲第者吾知翁碧眼奴亦當羞道之矣今全真家推翁爲祖翁之姓名鄉里且不能知況其道乎是又可爲一嘆也來儀亦自寫真飛白清安福壽四字所畫五星惟土宿獨存已上皆在太霄殿外壁土宿閉目倚一幃坐下一牛四字清安在東福壽在西說者以爲心清而安則福壽從之翁此書不爲無意也寫真在西南一幅巾黃衣右肩挑酒瓢左肩挑布囊破處縱補之氣韻古瞻望之知爲有道者年歲旣久將就湮滅惜無名手爲臨摹之耳守真住山五十年不省有爲猛獸毒螫所傷害者山中靈異甚多佩劍峯劍聲錚然陰晦中時

有光怪照山谷皆明靜夜或聞音樂雜作琴筑箏笛歷歷可辨仙犬時吠今年上元邨落來燒鐙者及聞之之和持莊鍊師所餉酒來約月中飲之是夜雷雨大作遂不果山氣蒸鬱可喜可愕雨從林際來謾謾有聲雲烟草樹濃澹覆露不兩時頃而極陰晴晦明之變夜參半星月清潤中庭散步森然魄動惜情景之不可久留也之和賦詩予亦漫作樂府一首欲爲純甫醉後歌之明日期城中諸公不至留題殿壁而去下山宿孫張道院又明日爲前高之游

毛氏宗支石記

毛氏上世出於汝州遷耀州之三原三原迄今有毛氏邨其後又遷徐州房從中有留之大名者今大名機察房是已本房旣來彭城遂爲彭城人祖諱珍自宋日雄於財有十萬毛

氏之號生一子諱允金朝初允以戶計推擇爲吏一郡以吏能稱之生子曰矩曰矰矩字仲方承安元年由州掾屬保隨朝吏員試秋場中甲首二年補吏部覃科令史轉貼黃科房長太和二年考滿授忠勇校尉博州防禦判官四年改永豐庫使六年轉遼陽縣丞吏民畏愛有廉能之譽大安二年用宰相薦特授桓州軍事判官三年北兵攻桓州刺史以力不支議降公不從城陷自縊於軍資庫壽五十八崇慶元年以歿身王事贈宣武將軍同知桓州軍州事誥敕有篤堅忠節之語先娶靳氏生子一人曰端卿女一人嫁關中爨君玉名宦甚顯再娶鄭氏同歿於桓州矰不仕生二子曰傑曰翼兵亂不知所終端卿字飛卿少日有志節宣武欲蔭以官不就去學進士自父祖以廉介自持家甚貧年二十餘負書來濟

南從名士劉蟠於章丘備歷艱苦蟠知其有成傾意教之初試東平中經義解魁再試益都第五遂登泰和三年進士第調崞縣簿摧折豪右姦民斂手官委排比戶計貧富適當甚有遺愛貞祐三年入爲尙書省令史雒陽多流亾當官者不善撫治君以風力選注河南府錄事判官果以政跡聞召爲戶部尙當官復用薦書授同提舉南京路權貨兼戶部員外郎馳驛襄葉值監察御史以私忿被誣時宣宗用法急凡臺察被推例皆誣伏下降外路七品借鄭州司候再調孟津縣丞竟以冤憤感疾終於官下壽六十官至少中大夫娶同郡秦氏生一子曰思適再娶遼陽高氏西京路轉運使曼卿之女生女三人思適以蔭再仕酒官娶孟氏生二子一女曰從日復女尙幼維毛氏祖考積業如此躬不受祚後當有興者

子孫其永念之

尚藥吳辨夫壽家記

丁巳秋七月予將西歸尚藥吳辨夫有請曰思問不佞侍先生湯液有年矣日者不自揆度輒豫作冢墓以寄終焉之志而州里不經見頗有言敢質之先生以祛二三之惑余謂辨夫言古有之裸葬何必惡人當解其表死生之際非我所敢知亦自毋庸知試以常理爲之說夫形器之域古今同盡至於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者於人道爲極致無以加矣然亦有能出形器之外壯而不老老而不死者乎生死之在人萬世更相送猶夜之必旦寒之必暑雖甚愚無知亦知其必至世乃有烹金鍊石合駐景之劑銜刀被髮爲厭勝之術戀嫪殘喘僥倖萬一甚者至聞凶禍滅亾之語必向之

而唾可不大哀邪唐高士司空表聖自作冢棺時或引客坐壙中飲酒賦詩裴回終日客或難之表聖笑曰君何不廣死生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此語載之史冊作範來裔其視漢魯相孔耽之神祠趙岐之墓石晉陶徵士之自祭唐王無功杜牧之之墓銘宋米元章坐棺木黃堂上表聖之言尤爲殷重吾意子頌業方伎頻值喪亂閱世變也孰超然遠覽闇與古合悠悠者何足恤哉辨夫再拜曰願終教之乃爲作壽家記吳氏世爲東平人祖璋字文寶金朝初用良家子推擇爲吏仕爲郡功曹以廉平見稱考子昭字進叔讀書知義理資稟靜默容服脩潔閭里或旬月不見其面與党承旨世傑同研席試本道常取解魁今賈丈顯之及見之道其性行如此辨夫童卯失怙恃年十七尚醫王繼先以子妻之憫其惓獨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四
并小弱弟思義養於家而教之貞祐初南渡河以婦翁醫術
精博之故被令旨收充侍藥局藥童東宮卽大位用隨龍恩
澤掌藥太醫院尋被旨充皇太后醫正局掌藥索官懷遠大
將軍汴梁下北歸復以婦翁舊業行總府署醫工都管句婦
翁無子年八十以壽終辨夫篤於卯翼之報喪祭旌紀皆無
悔焉中年後欲置家事不問乃爲其弟姪殖產畢兒女婿娶
取後營此冢以某年月成而余以某年月日記辨夫時年六
十八云

樊侯壽冢記

知郡定襄樊侯天勝以武功積官服民政者垂二十年思所
以昭積厚於祖考侈寵榮於鄉國今年冬十月脩治先塋列
松檟樹碑表以吉日壬辰合祭三世牲幣來助者傾動州里

諸侯之禮備而孝子之情盡且欲作壽冢以爲他日寧神之
地謀於葬家師鄉之父兄皆以爲往在丙戌之春吾侯方從
征淮海常山軍取太原及吾州行省大帥怒其二三聚境中
之民而守之將盡戮而後已吾侯奉郡王命至自益都以吾
民被脅之故不當妄有屠滅者愬於帥辭旨哀切有足感動
且自與山軍鬪轉戰逐北不旬日而東山平帥知侯之忠卽
日并所守者縱遣之又三年常山復取平定孟五臺阜平軍
東山先鋒大帥已廢州民三十餘聚落且命侯入滹沱原侯
設方畧鬪山軍擣其巢穴殺獲甚眾主帥知侯無他則引兵
去州之民再被更生之賜皆從吾侯得之侯之福祿如川之
方增何遽以身後爲計乎又謀於州之士僕僭爲侯言生而
養死而葬中國之大政而聖人之中道自佛老家之說勝誕

者遂以形骸爲外物天地爲棺槨日月爲含槨甚者至有狐狸亦可螻蟻亦可之說雖畚鍤後隨以曠達自名者猶見笑於大方之家雖然彼自有方內外之辨矣吾處方之內聖人之中道舍而不由尙何從乎漢以來太宗指走霸陵道武帝治茂陵五十年至尊且不以陵寢爲諱況其下者乎漢相孔耽高士趙岐吳人范曄皆作壽冢唐司空表聖豫作冢墓圖先賢其中時往醉飲人有難之者表聖曰吾寧暫游此中邪米元章知淮陽自尅死期作棺槨置黃堂上飲食坐臥對之彼皆名世大賢顧豈爲驚世詭俗之行以取厓異邪吾侯雖未之學而識趣自遠悟代謝之必至要歸藏之有所終焉之志有不期合而合者雖不謀於人可也侯喜而飲予酒再拜謝曰有是哉請刻子之文於石以曉來者於是乎書

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五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廉友校梓

記

威德院功德記

并州唐以來圖經所載佛塔廟處眎他郡為尤多宣政之季廢於兵者凡十之七曾不百年瓦礫之場金碧相望初若未嘗毀者浮屠氏之力為可見矣威德院在晉陽白馬川之清寧社治平二年賜名國朝皇統初里耆老殷元命梵嚴寺僧善信及其徒真果主之寺之廢久矣柱礎之外無復餘物真稍葺堂屋以居大定中真之徒明玘嗣院事頗以寺基迫隘為嫌行視寺後平厓其上可剗治乃乞地於韓順家而得之凡役工五千有奇而寺加廣實倡於韓厚而僧因為之勤也

玘初刻華嚴經本數年迨是而成因大作水陸以新經千部
施且燒二指為供誠意堅苦為人感動韓厚者與其屬更為
起東西堂繪像備焉寺外直汾流為木石橋以便往來然後
寺事成玘為予言如此且強予記之玘今老矣予嘗見其持
律嚴入理深護念所業如捍頭目蓋人有不可及者每竊嘆
焉浮屠氏之入中國千百年其間纔廢而旋興稍微而更熾
者豈無由而然天下凡幾寺寺凡幾僧以鄉觀鄉未必皆超
然可以為人天師也唯其死生一節強不可奪小大一志牢
不可破故無幽而不窮無高而不登無堅而不攻雖時有齟
齬要其終則莫不沛然如湍流之破隄防一放而莫之禦也
道則異術也教則異習也梯空接虛入神出天與吾姬孔氏
至列為三家儒衣冠之子孫有奔走而從之者況乎誘庸俗
而役之以為區區之塔廟豈不警咳嘖呻之頃而得之噫使
吾聖人之門有若信若果若因若玘者旦旦如是世世又如
是就不能推明大道卓如日月之明至於一畝之宮亦何遽
有鞠為園蔬之嘆乎吾於是乎有感

竹林禪院記

竹林寺在永寧之白馬原其初為佛屋居人以修香火之供
既廢矣鄉豪麻昌及其族弟岳稍完葺之以龍門僧廣居焉
廣解梁人自言白雲杲之徒居而安之即以興造自任興定
中請於縣官得今名乃為殿為堂為門為齋廚為庫廩凡三
年而寺事備南原當大川之陰壤地衍沃分流交貫嘉木高
蔭良穀美稷號稱河南韋杜而寺居其上游東望女几地位
尊大居然有岳鎮之舊偃魔劫立莫可梯接仙人諸峯顏行

而前如進而侍如退而聽如敬而慕如畏而服重岡複嶺絡脈下屬至白馬則千仞突起朗出天外儼然一敵國之不可犯金門烏啄奔走來會小山纍纍如祖龍之石隨鞭而東雲煙杳靄濃淡覆露朝窗夕扉萬景岔入廣一攬而洛西之勝盡蓋嘗嘆焉佛法之入中國至梁而後大至唐而後固寺無定區僧無限員四方萬里根結盤互地窮天下之選寺當民居之半而其傳特未空也予行天下多矣自承平時通都大州若民居若官寺初未有閎麗偉絕之觀至於公宮侯第世俗所謂動心而駭目者校之傳記所傳曾不能前世十分之一南渡以來尤以營建爲重百司之治或僑寓於編戶細民之間佛之徒則不然以爲佛功德海大矣非盡大地爲塔廟則不足以報稱故誕幻之所駭堅苦之所動冥報之所誓後

福之所徼意有所嚮羣起而赴之富者以貲工者以巧壯者以力咄嗟顧盼化草萊爲金碧撞鐘擊鼓列坐而食見於百家之聚者乃如此其說曰以力言者佛爲大國次之吁可諒哉正大庚辰予間居空空廣因進士康國仲寧以記請仲寧爲予言廣業而專心通且喜從吾屬游其進也有足與之者因爲記其事并著予之所感四月望日前內鄉縣令元某記

少林藥局記

少林英禪師爲余言昔青州辨公初開堂仰山自山下十五里負米以給大掬其後得知醫者新公度爲僧俾主藥局仍不許出子錢致贏餘恐以利心而妨道業新歿繼以其子能二十年間齋廚仰給而病者亦安之故百年以來諸禪刹之有藥局自青州始興定末東林隆住少林檀施有以白金爲

百年齋者自寇彥溫而下百家圖爲悠久計乃復用青州故事取世所必用療疾之功博者百餘方以爲藥使病者自擇焉僧德僧浹靖淡而周密又廉於財祿請主之故少林之有藥局自東林隆始局事之備迨予三年矣子幸以文記之子以爲醫難事也自岐黃盧扁之書而下其說彙數千萬言皆典雅淵奧本於大道之說究乎死生之際儒者不暇讀庸人不解讀世之學者非不藝專而業恆至終其身有不免爲粗工者其可爲難矣佛之徒方以禪定爲習於世間法皆以爲害道而不敢爲間有言醫者特儒者之談禪爾有能了知味因斷除病本如子之書所爲大醫王者乎謂之專則不可也勞則辭久則厭不合則離泛然而來悠然而往其視粥魚齋鼓如傳舍中物而不留顧其有老歲月於參朮間乎謂之恆

則亦不可也不恆不專取未必甚解而付之司命之事病者何賴焉故廉者取之付一而有餘治藥不得不良十愈一人千愈百人蓋猶有所望也貪者爲之乾沒而不定治藥不必皆良蛇牀而當蕪蕪薺芎而亂人參昌陽而進豨苓飛廉而用馬薊佐使之異用畏惡之相攻其禍可勝言哉古語有之良醫之不能以無藥愈疾猶良將之不能以無兵而制敵也兵有形有形則易見善用之者能以殺人者生人藥之性難窮難窮則不善用之者反以生人者殺人可不懼哉今子則不然若德若浹之實與廉皆選之十百輩有不可得者子固得所使矣時節州土無不適其當炮炙生熟無不極其性德與浹固亦盡其伎矣雖然吾恐他日有不善其後者出人將曰藥局之壞自某人始未必不以予爲知言也故備述之使

來者監觀焉

壽聖禪寺功德記

萬壽長老僧洪倪暨子皆河東人今年夏子來燕城知師主壽聖也將往過之師遣侍者致參承云三四年以來常欲走書幣太原有請於吾子幸今至矣稅駕於我可乎子欣然從之他日問所求師曰無他惟勾文以記寺事耳請具道所以然蓋此寺卽崇孝道場之佛位崇孝在大定明昌間堂宇百楹食指以千計義學諸師迭主講席神州天府非無聞刹擬量人境或自視缺然自遭離兵變城邑廢毀仙佛所廬僅有存者崇孝佛位埽地而盡獨曹王所建舍利塔巋然而已荆棘瓦礫蛇鼯來舍如是十數年無留盼者有大檀越劉師彰之夫人鄭氏篤於奉佛憫福地之久廢也願爲興起之且其

伯男子有慶孩幼喪明誓徒佛陀以爲歸宿乃捐奩中物直百千金者合報心寺提點僧潤共爲營度潤資性堅忍有立事之望初起大殿築室其旁以爲釋子棲息之地此寺之初基也歲丙午禪律諸人猥以第一代見請倪不敏灑埽於此者十寒暑矣今廊廡齋廚下迨庫廩粗有處所而其大較出於鄭之喜捨潤之力贊者爲多初慶事廖休大士聰聰爲授記有根塵有礙僧寶可依挽回佛日暗室生輝之語以倪觀之豈廖休以鄭哀其子之廢不暇他及願力雖堅法施未溥故就其聲聞狹劣而言之耶所以者何我以大堅固力起妙莊嚴聚化朽壤而金碧奮蟄戶而鸞飛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於我法中增廟所在卽爲有佛望之而塵勞破卽之而智慧生耳目見聞方有是理夫劫濁諸生積爲黑闇叢林之所障

蔽如今以百千日熾盛光而照臨之顧豈以一室生白而爲
究竟哉況乎天雲借潤展庭三請昔而崇孝今別爲壽聖矣
鳳諾錫之美稱龍光廓其徧照上資神壇之護中寓華封之
祝金輪四照與天無極豈惟佛子之所贊嘆乃至齋鼓粥魚
亦皆以一音演說固可以著金石垂永久時節因緣繫吾子
是待幸有以葬就之子捧手曰有是哉興建本末當如師所
請若佛法則師當爲予說而予不當爲師說異時有大居士
文章翰墨如竹谿党公者出必能以華嚴偈重宣此義云師
道行清實臨事詳雅初受具王山參枝足清和尚聞萬松道
價裹糧千里以巾侍自誓松一見卽以座元處之承事十五
年備極勞苦他人無與比者出世住萬壽荒廢已久無幾何
爲之一新之戒大會雖出於國力所以成勝緣者師有力焉

年月日元某記

興福禪院功德記

興福禪院在登封醴泉鄉之西保其初檀越郃智進買地於
蔣整家築佛屋其上請少室清涼僧淨文居之正大中以恩
例得今名自是土木有加焉予居崧前往來清涼如吾家別
業自第一代琇公而下若草堂德山主通西溪相與相之徒
顯靖雋諸人皆有道行可紀故嘗稱述之子赴召京師通與
顯偕智進來謁文以記此寺經度之始予諾之然以趣裝未
暇也是後得官東南迄開興之兵不三四年諸師皆已下世
至於興福之事則未嘗不往來於心也丁酉之秋見淨文於
山陽蓋自河南歷大名東平訪予而及之謂子言喪亂後兩
寺幸存千里之來尙欲成諸師之志以無忘郃氏耳子欣焉

爲記之且告之曰清涼在兩山間初無所知名特以名德所在故齋鼓粥魚之聲殷然山谷間至今爲崧前名刹境用人勝真不虛語今興福與予俱脫兵劫予文雖不足傳乃得之十五年之後而三千里之遠以子之書言之似不偶然者子勉之又安知他日子之所成就不及向計諸人而興福之壯且麗不爲清涼之殷然乎子勉之九月晦日河東元某記

龍門川大清安禪寺碑

皇帝新卽大位大行臺龍門公首膺分陝之命思所以侈光寵廣睿澤以祈天永命者乃詣闕拜章請以鄒郡武川之清安寺爲僧眾祝嚴之所事聞制書賜可且命調復以優之先是公之姊壻宣差提領郭侯秀從軍而南得釋氏繪像餘二十幅於宛正相好備具有顧陸之妙郭侯晨夕香火奉於家

庭公亦嘗瞻禮焉顧謂郭言國恩天大物無以稱惟有歸命佛乘仰求慈蔭異時當特建精舍承事此像以致至子區區之情亦以伸昊天罔極之報歲丙申秋偕大覺長老僧志奧歷武川之安都郭侯時在行中申理前說安都實公別墅旁近二三里所有寺曰正覺頽弊已久無從補葺且岡阜散走將非安集之地西北數百舉武三松在焉陽崦回合面勢平遠泉流交貫林木蔽映層巒複嶺奔走來赴萬象森然與意匠俱會一顧盼之頃而天趣頓新公欣然樂之營建之意遂定以郭侯之發其端也就命董其役基構所擬跬步之地率從厚直得之中命漆水公具疏請大覺住持共爲經度乃以丁酉秋庀徒葺事土木皆作公首捐萬金以供凡百之費起佛祖大殿卽松爲寺庭法堂丈室丹碧相望乃至安禪有寮

會食有筵齋廚庫廩以次而具蓋規撫仰山而差減殺焉漆水公募說勝緣復以爲題榜龍跳虎臥雲煙動色後五年大覺退席復以禪師德善繼之提點相秀日有什一之助鄉縣借力竭蹶從事故眾務益辦道場峻潔四眾安穩粥魚齋鼓殷殷然川谷間清安遂爲燕北名刹恩綸褒異實權輿於此竊唯達人大觀通天地人爲一體人於天地間又同之同者也元首股肱古有成說若民吾同胞則至道學家乃發之是故君有輔相裁成之道臣有幹蠱用譽之責而民亦有職焉特張頤待哺而求飽爾古之任天下之重者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譬之羣飲一人向隅而泣滿堂爲之不樂此特爲名教言至於瞿曇氏之說又有甚焉者一人之身以三世之身爲身一心所念以萬生所念爲

念至於沙河法界雖仇敵怨惡品彙殊絕悉以大悲智而饒益之道量宏闊願力堅固力雖不足而心則百之有爲煩惱賊所媿者我願爲法城塹有爲險惡道所梗者我願爲究竟伴有爲長夜暗而闕者我願爲光明炬有爲生死海所溺者我願爲大法船若大導師大醫王微利可施無念不在在世諦中容有同異其惻隱之實亦不可誣也惟公歷事三朝再秉鈞軸本諸仁以內養發於誠而外見吾儒之兼善內教之利它皆得之性分自然廓而充之有不期合而合者參事業之旣效極材量之所至必有浹畧遠圖尊主庇民躋之仁壽之域又何直莊嚴佛土一端而已哉行臺參佐諸公以寺記見屬故樂爲之書若夫有開必先千載而一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君能下下以志其志炳耀乎典冊揄揚乎雅頌當有鴻

儒願生秉筆以埃豈草茅賤士所得而議之故今所述直以謹歲月云耳

忻州天慶觀重建功德記

吾州跨西岡而城而岡占城之半是爲九龍之原檀弓志晉大夫之葬直謂之九原水經說滹沱經九原城北流此其地也岡勢突起下瞰井邑民居官府率無以稱故作州者以廟學道院佛寺鎮之道院舊傳爲唐七聖觀蓋天寶八年立宗親謁大清真宮上聖祖立元皇帝尊號爲聖祖大道立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皆加大聖皇帝之號州郡立紫微宮畫立元像事之五帝則列侍左右杜工部冬日洛城北謁立元廟詩有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五聖聯龍袞干官列雁行之句爲可攷也七聖云者必增入立宗肅宗父子

乃得爲七是則此觀其起於代宗朝乎立元大殿規制宏敞而古意猶在知其爲數百年物至以魯靈光比之立元像則搏土刻木所成巍然尊大極天人之相者舊謂出於神人之手宜不妄也按立宗起紫微宮天下所同而此州不得獨有七聖觀果嘗以七聖爲額是斥名矣是以七聖爲斷矣有國者率用萬世自期尙冒以七爲斷乎意其本名紫微流俗以七聖尊像所在輒改名之耳舊門題曰紫微爲可見矣其後觀有白鶴之異復改白鶴觀圖經無所見惟石晉天福二年本土慕容增葺之書於版記者如此大中祥符二年詔郡國立天慶觀故白鶴又改焉天水氏以軒轅爲祖起祠殿於立元之左徹太倉而立之號曰明慶堂宇亭榭齋廚廊廡過唐舊之半見於都官員外郎知州事母宗閱明慶殿記及著作

通山先生集 卷三十三
郎知平遙縣事權通判杜岐公衍列仙亭題詠者如此宣和
末金兵入郡境並東城而南觀以不廢承平之久道化大行
土木之役歲月不絕迨貞祐之亂遂埽地矣宣撫使劉公易
起殿於明慶之故基而州將樊侯天勝力復立元之舊此興
復之大凡也歲庚戌春二月予還自鎮州管內道士王守冲
謂予言兵荒之後吾所居無尺木寸甍之餘先師撥土立之
計所成不能前世百分之一而吾師弟子之心力盡矣先師
留語以觀記屬吾子幸吾子不讓予私竊慨嘆予年運而往
矣其所經見亦已多矣曩予嬰年先大夫挈之四方十八乃
一歸始聞鄉里談天慶異事每歲二月望道家以爲真元節
云是立元誕彌之日及其期有鶴降此殿多至十數少不云
三二州人習以爲常皆先期延望刺史約先見者有朋樽之

賜鶴旣至翔舞階庭了不驚異黃冠千里來會者項背相望
如是三日乃罷從是予兩見之特亂後鶴乃不至耳此觀旣
經綏朝崇飾他道院莫與爲比位置爽塏曠若人表高齋坐
嘯可以盡山川之勝古木蔽映窗戶幽邃屏障几席翦焉無
埃塵岐公白子西之詩高司戶子文之筆札孫內翰國鎮之
文往往在人口傳知雄水壁極風濤起伏之變有蜀兩孫之
風張永淳天蓬四聖毛髮生動威重可怖號爲河東名筆皆
游人過客之願見者食指旣眾以高業見稱者行輩相及而
王姓爲多宋中葉有王尊師洞謙王道判洞真百年以來老
師王治淳度王大用大用度王志常志常度守冲老師年八
十衣冠狀貌無蔬食誦經山林枯悴之態每杖屨出游路人
爲之斂容加敬大用器量不凡所與游皆州里名勝志常出

農家十六七許時牧牛田間遇異人挈之而行一日至天壇之陽臺宮後八年來歸父母驚喜疑其死而復活遂度爲道士氣質混厚真受道之器年近九十以去冬留頌而逝皆子所接見者也因爲守冲言子之居入境俱勝異事又多垂示永久宜無不可今紫微劉君歷六百甲子道行淳篤神觀開朗予方質以所聞譔新興方志子之師不以屬筆且當志之況於平生之言乃爲記其事且爲長謠以招鶴命篇使并刻之以爲真元故事其辭曰

胎仙之來兮駁者誰金支翠蕤光陸離來幾時兮倏上馳渺翩翩兮煙景微藐姑射兮玉雪肌物不疵癘兮年不饑幡然棄我兮我疇依去家千年兮丁令威去何速兮來何遲子鄉里兮今是非立元之祠兮松十圍蒿蓬金碧兮更換移南枝

越鳥兮安故棲子獨無情兮淡忘歸趣雲裝兮莫子違明年真元兮與子期

太古觀記

全真師郝君初自寧海來趙州坐州南石梁下六年姪壻郭長倩爲真定少尹過州問知師處率家人致謁師瞑目不爲荅長倩夫婦流涕而去州人始知敬之請師住真定之太古觀不之許及長倩赴召乃往居之師燕坐旣久心光內映大易之學恍惚有神授之其教督嚴揮斥公人以爲立門之臨濟間一二言休咎如期而驗道價重聞達京師衛紹王崇慶初賜號廣寧全道太古真人自是四方皆以郝太古目之師東歸不五六年而觀廢於貞祐之兵歲丁酉師之高弟范鍊師自東原來裴回遺址有復修之意而未暇也幕府參佐趙

侯國寶之夫人冀氏出匱中物直百金起中殿堂庶齋廚下及用器無所不備堂祿歲費亦時給之癸卯冬子自燕都南歸鍊師館子於慶源道院爲子言冀氏歿矣致力於吾門者宜不可忘了幸以文記之往子小功兄寂然亦爲全真道子嘗問子之道柰何寂然舉女几野人辛愿敬之之言曰全真家其謙遜似儒其堅苦似墨其修習似禪其塊然無營又似夫爲渾沌氏之術者子北渡後從鍊師游旣久蓋以敬之之言爲然是家自皇統以來起于北劉譚馬諸師而郝君子諸師爲方外眷屬今太古集所載言詞往往淡入理窟其以古道自任有不可誣者世人知君之道蓋寡冀特女士乃能知之至捐所甚愛爲起庭宇治場圃若營其居室然者豈以名取之乎冀氏龍山大族名士京甫之伯姨鍊師說其誠實知

義理中歲授道書卽有所得其尊師重道蓋有所本云

紫微觀記

東平左副元帥趙侯之太夫人旣老矣卽棄家爲全真師師鄆人普惠大師張志剛居冠氏之洞清庵庵之制初亦甚陋乞名於北尊師改號紫微觀趙侯爲之起殿閣立堂宇至於齋廚庫廩所以奉其親於家者無不備歲乙巳九月落成請子記其事子爲之說云古之隱君子學道之士爲多居山林木食澗飲槁項黃馘自放於方之外若涪翁河上丈人之流後世或附之黃老家數以爲列仙陶隱居寇謙之以來此風故在也杜光庭在蜀以周靈王太子晉爲王建鼻祖乃踵開元故事追崇玉晨君以配混元上德之號置階品立範儀號稱神仙官府虛荒誕幻莫可致詰二三百年之間至宣政之

季而其敝極黃冠之流官給命書以散郎與大夫之目循歷資級無別省寺几冥報之所警後福之所開則視桑門所前有者而例舉之始欲爲高而終爲高所卑始欲爲怪而卒爲怪所溺其徒有高舉遠引者亦厭而去之故自放於方之外者猶一二見焉貞元正隆以來又有全真家之教咸陽人王中孚倡之譚馬正劉諸人和之本於淵靜之說而無黃冠禳禱之妄參以禪定之習而無頭陀縛律之苦畊田鑿井從身以自養推有餘以及之人視世間擾擾者差若省便然故墮窳之人翕然從之南際淮北至朔漠西向秦東向海山林城市廬舍相望什百爲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人亦嘗懼其有張角斗米之變著令以止絕之當時將相大臣有爲主張者故已絕而復存稍微而更熾五七十年以來蓋不可復

動矣貞祐喪亂之後蕩然無紀綱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趣向爲之教者獨是家而已今河朔之人什二爲所陷沒無淵靜之習無禪定之業所謂舉桑門以自例者則兼有之望宣政之季厭而去之之事且不可見況附於黃老家數以爲列仙者其可得乎嗚呼先哲王之道中邦之正埽地之日久矣是家何爲者乃人敬而家事之殆攻劫爭奪之際天以神道設教以弭勇鬪嗜殺者之心耶抑三綱五常將遂湮滅顛倒錯亂人與物胥而爲一也不然則盛衰消長有數存焉於其間亦難於爲言也已侯名天錫字受之崇儒重道出於天性雖在軍旅而文史未嘗去手嘗與奉天楊煥然讀徂徠石君唐鑑至論釋老家慨然以爲知言決非漫爲風俗所移者是觀之作特以養志云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記

朝元觀記

歲丁未春二月梁鍊師辨疑過新興踵門爲予言初國兵以庚辰冬攻破絳陽及解梁屬邑思問僑寓雲朔間當是時崑山軍節度閻侯德剛經畫畧定境內休息頗與方外士周旋所居衛邨里白水出焉侯愛其景氣古澹有終焉之志因以清溪自號幅巾便服香火晨夕有薦思問於侯若謂有所取焉者侯卽走書幣猥以賓禮見招握手而驩如平生爲之闢旁近西園規作廬舍以爲談經講道之所顧謂所親云他日道院成與吾松檟相直遠不能一里所沒而有知得神游於此致足樂也然未幾侯下世纔畢垣墉而已今師歸自朝廷悼先志未究而尙冥福之可徼也庀徒歲事土木皆作蓋經始於庚寅之七月而斷手於明年之六月像設有殿禳禱有

壇講授有堂賓御有次下迨門廡庫廡截然一新又參佐部曲諸人請爲侯立祠以致甘棠之思眾議思問先住安邑之朝元乃以此觀仍朝元之舊文石旣具幸吾子以先友溪南辛敬之劉鄧州光甫之故而爲之記予諾之曰侯之事固樂爲道之矣予聞黃老家黜聰明去健羨之說前賢以爲大概與易道何思何慮者合自年少氣銳者觀之往往以墮窳不振爲嫌及其更事旣多閱得喪休戚者益熟乃稍以淡泊之言爲有味回視世好若芻豢之悅其口者或厭而唾之矣況乎執兵凶器行戰危道奮迅於風塵之隙而角逐於功名之會伏尸流血僅乃得之大方之家方以拱璧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彼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且不能滿渠一笑其下者當置之何地哉故雖文成君之豪傑一旦自視缺然願

棄人間事絕粒輕舉以從赤松子游非自苦也惟侯知物之不可太盛知名之不可久處知權之不可不畏而退之不可不勇故慨然自拔於流俗思欲高舉遠引也如此其所乏者呼吸鍊化俛仰詘信以適神而養壽耳雖然上方飛鳥之鳧葛陂投杖之龍世徒以神仙爲疑而物化亦自有不可窮者矣異時羽衣翩躚過朝元之上俯華表而語留望五雲而翻翔者汝庸安知其不爲清溪翁耶今師名鎮字國安始以父任作州旣而領兵千人隸征西幕府繇以戰多爲大將軍所知凡萬夫長出師則命留攝軍務於太原禹都孫仲陽道風孤峻時人有立門臨濟之目與吾辛劉交甚款辨疑其高弟云望日遺山眞隱元某記

清真觀記

脩武清真觀在縣北馬坊全眞諸人爲工尊師之所建者大定初工自東萊西入關隱於幡溪十數年不出天下以爲有道者興陵召赴關取道山陽愛其風土之美裴回久之且謂其徒言在所道院武官爲之冠濱都次之聖水又次之若輩得居於此則與濱都聖水相甲乙矣諸人乃乞地於鄉豪馬子安家而得之積以歲月廬舍乃具舍旁近出大泉漑千畝稻塍蓮蕩東與蘇門接茂林脩竹往往而在太行諸峯壁立千仞雲煙朝暮使人顧揖不暇考之地志蓋魏晉諸賢之所樂而忘返處也大安初以恩例賜今名貞祐丙子工命劉志敏來居劉縣人工高弟也故聚徒至百人興定庚辰之兵觀廢正大辛卯志敏之徒冷德明者復葺居之今所食又干指矣歲甲午子自大梁羈管聊城德明之法兄弟房志起自覃

懷來介于幕府諸君請予爲記房外樸而內敏質直而尙義有似夫墨名而儒實者因爲次第之并著予所感焉嗚呼自神州陸沈之禍之後生聚已久而未復其半蚩蚩之與居泯泯之與徒爲之教者獨全眞道而已嘗試言之聖人之憂天下後世深矣百姓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爲之立四民建三綱五常士農工賈各有業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君臣嚴夫婦順各有守九官而有司徒仁義禮智典章法度與爲士者共守之天下之人耕而食蠶而衣養生送死而無憾粲然而有文驪然而有恩於聖人之教也若饑者之必食寒者之必衣由身而家由家而達之天下四方由不可斯須離至百世千世萬世而不可變其是之謂教而道存焉於其間傳有之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道之行與否皆歸之天今師徒之官

與士之業廢者將三十年寒者不必衣而饑者不必食蓋理有不可曉者豈非天邪如經世書所言皇極之數王伯之降至於爲兵火爲血肉陽九百六適當斯時苻堅石勒大業廣明五季之亂不如是之極也人情甚不美重爲風俗所移幸亂樂禍勇鬪嗜殺其勢不自相魚肉舉六合而墟之不止也正往赴龍庭之召億兆之命懸於好生惡死之一言誠有之則雖馮瀛王之對遼主不是過從是而後黃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聲焰隆盛鼓動海岳雖兇暴驚悍甚愚無聞知之徒皆與之俱化銜鋒茹毒遲回顧盼若有物掣之而不得逞父不能召其子兄不能克其弟禮義無以制其本刑罰無以懲其末所謂全眞家者乃能救之蕩然大壞不收之後殺心熾然如大火聚力爲撲滅之嗚呼豈非天邪六月十六日前進

士河東人元某記

通仙觀記

直王屋縣治之北八里所其地名八仙岡其阜連屬於華蓋
峯爲近而紫谿之水所從出仙人燕君舊井在焉開元中敕
置陽臺宮以居司馬鍊師近世乃於宮之左別爲通仙觀通
仙觀者初爲泰和道院郝志朴實居之崇慶癸酉以恩例得
今名始大爲崇建堂宇廊廡齋廚庫殿以次而具歷兵亂得
不廢今其徒袁守素主之郝平陽人淳素有守披荆棘拾瓦
礫不階一簣之助積數十寒暑而後有所就承平時朝上方
者率取道於此賓客之所食息幾與陽臺等皆驩喜承事無
虛過者而未嘗勾貸於富人之門人用是重之郝之後有李
存道義之義之曲沃人童幼入道通莊周列禦寇之學五經

諸子亦所涉獵妙於琴事以自娛而已或謂其於異書有所
得而不以傳也戊戌之秋子客濟上守素爲予言通仙之所
度勤亦至矣不有以記之則他日莫知所從來吾二師者亦
將湮滅而無聞敢再拜以請袁往年從予小功兄寂然授老
子章句且以吾宗奉仙老師明道爲介故爲記之子嘗究於
神仙之說蓋人稟天地之氣氣之清者爲賢至於仙則又人
之賢而清者也黃老莊列而上不必置論如抱朴子陶貞白
司馬鍊師之屬其事可攷其書故在其人可想而見不謂之
蹕宇宙而遺俗渺翩翩而獨征者其可乎使仙果不可成彼
稱材智絕出事物變故皆了然於胸中寧若世之昧者蔽於
一曲之論徼倖萬一徒以耗壯心而老歲月乎壬辰之變人
有得鍊師所藏丹訣於此山石穴中者曰真元君周覽八極

天老相風后侍方明力牧常界先昌宇從六宮宮主悉以天
眾會於天壇雲臺論三洞祕文普明法要問荅已竟太一現
淡明輪間雲軒羽蓋滿空界山川雲日黯無晶光元真拜跪
於齋壇之上曖曖之際太一與無央仙悠隱於玄中其始末
大畧如此其後記云余留於王屋清虛洞側獲真篆仙經二
品一曰元精二曰丹華玩其真跡味其經旨乃知龍章鳳篆
與世筆殊絕聖法仙經暨凡文異軫徒懷悵望淡恨不睹其
人然精習彌久探蹟淵微希髣髴而已又睹真皇寶籙及知
上古帝王丹寶並傳莫不遐年逮及夏禹以丹寶授益事禹
日淺民不歸益而歸啟自是帝王丹道遂止劉君而下又忘
繼之者可勝悼痛維玉匱祕文流運道氣而有昇沈之期故
遭遇之者誠萬世之一耳余今不敢泄慢天寶復藏之名山

以俟其人此記以歲月攷之知其往中巖時所藏也夫玄學
之廢久矣惟玄學廢故人以學仙爲疑今夫居山林棄妻子
而以黃冠自名者宜若可望也然叩其中則世間事人所共
知者且不能知況出世間乎俛俛之與游憤憤之爲曹未嘗
學而曰絕學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囚首喪面敗絮自裹而
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前所謂以俟其人者果何所俟邪抑
有之而予不之見邪嗚呼靈都真境自昔宏衍博大真人之
所往來乃今求自拔於流俗者而不可得於此可以觀世變
矣因併及之以爲索隱行怪欺世盜名者之勸十二月初吉
太原人元某記

